

有什么好看又很快可以看完的短篇病娇文？

目录

《相思缚》

▶

10

▶

15

▶

20

▶

25

▶

26



30



35



40



45



50



55



60

▶

65

▶

70

▶

75

▶

80

▶

《相思缚》

1

「杀了吧。」

「对！把我杀了给王爷助助兴！」

我，史上最悲催穿书人，我摊牌了。别人穿书都直接被送到美男床上，我可倒好，美男上来就要我命。

我伏在地上，低头瞄着对面的男人。

他穿着一身黑色长袍，袖口处的图案用金丝织就，鼻梁挺直，朱唇微勾，眼睛只稍稍一瞥，便足以摄人心魄。

「你倒是看的开。」

我看不开，我汗都下来了。

眼前的静安王沈之年是个狠角色，手握兵权，权倾朝野，打仗时杀降，屠城，曾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坑杀了对方满门，主角心，反派命，是个病娇没跑儿。

而我只是个小丫鬟，在书中一出场就被灭了，是个作者用来突出静安王残暴的角色，实打实的工具人。

我声音渐微，「只要王爷能高兴，奴婢怎么着都成。」

「哦？」

他挥挥手，「那就杀了吧。」

我被人拉着胳膊向外拖，身子在石板上打滑。

「系统救我！」

没有传说中的机械音。

没系统。

妈的，小说害我！

我感到拖我的人手上一顿，接着那人又狠命将我往外拖。

没办法了。

我梗着脖子大喊，「奴婢不想死，奴婢心悦王爷！」

拽着我的人终于不动了，周围的人都用看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毕竟跟病娇表白的惊悚程度不亚于在太平间开黑，在坟头上蹦迪。

良久。

「呵」，我听见一声嗤笑，看着静安王一步一步向我靠近，停住，蹲下。

他捏着我的下巴，迫使我抬起头，他周身都散发着一股阴郁而森然的气质，睫毛根根分明而上翘，一双桃花眼波光潋滟。

「你叫什么名儿？」

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奥黛丽赫本」

「.....」

「玛丽莲梦露」

「？」

最后还是用了自己的本名，「然然，我叫然然。」

我看见他瞳孔骤缩，而后他笑了。

笑的我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

「这人挺有趣儿。」

「留着慢慢玩儿吧。」

潜台词就是：死不死的无所谓，主要是折磨。

周围的人改用一种怜惜的眼神看着我。

在他们看来这样还不如死了，起码痛快些.....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是这样吧.....

一顿操作，喜提最惨下场。

2、

活下来的这几天我和一个普通丫鬟一样，每天一边做些洗衣服浇花的杂活，一边祈祷着沈之年不要想起我，让我当一条咸鱼，就这样苟到大结局。

但是天不从人愿，还没过几天好日子，我就被沈之年拎到了猎场。

几个男人高头大马排成排立在我面前，为首的沈之年穿着一身黑斗篷，头发高束，冷白色的皮肤显出几分凛冽，抛开他的属性不谈，还真有些许少年感。

我站在他们面前，弱小，可怜又无助。

他俯下身看我，「小丫头，你跑，我们追。」

我看着他们身上背的弓箭，突然浑身的血液似乎在一瞬间冰封了。

他们是要我做猎物，满足他们猎杀的快感。

我的小腿开始颤抖，学校体测的时候800米我尚且跑不过，何况跑过这几匹健壮的黑马，还有打小就训练射箭的猎人。

周围是些低矮的草丛和纤细的树木，泥土的气息在呼吸间萦绕，阳光洒在我脸上，我几乎以为这是我人生中最后的光景了。

沈之年眯了眼睛，「不是说心悦于我么？怎么这点小事都不情愿？嗯？小丫头？」

你才小，你浑身上下哪都小。

沈之年卸下背上的弓箭，拉弓如满月，那箭尖直直地对着我。

「快跑吧，小丫头。」

我终于开始没命的跑起来。

我听着周围的气流在我耳边呼呼作响，几只箭破空而来射在我脚边，手边，甚至擦着我的小腿飞过。

我只能跑，没命的跑。

终于我找到一个略微粗壮的树，躲在了后面。

我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耳朵灵敏的捕捉着身后的马蹄声，还有他们的窃窃交谈。

我听见他们在靠近。

躲不久的。

怎么办？

要么在这儿呆着被射死，要么跑出去运动着被射死。

选哪个？

我往下看了看自己襦裙的系带，咬了咬牙，颤着手解开，脚上开始蓄力。

一

二

三

我将外衫向外一抛，同时狠命向最近的一棵树后跑去。

耳边是箭矢与空气摩擦的声响，待我在另一棵树后站定，我的外衫上已经密密麻麻插满了箭。

真够狠的。

我现在浑身冰冷，冷风一吹，刚才出的汗都被吹干了。

我咬咬牙，将自己的外裙又丢了出去。

接着是不顾一切的跑，在一处草垛后落稳脚跟。

身后干草刺的我皮肤痛痒难耐，凉意蔓延全身，风一吹，我头皮跟着发麻。

现在我浑身只剩下一件绣花肚兜和单薄的衬裙。

还怎么拖延时间？

「咚咚咚」

是弓箭敲击树木的声响，沈之年不耐烦叫道，「小丫头，别躲着了。」

我抱着胳膊蜷缩在一起，这到底是哪个作者意淫出来的变态？若是回去了，掘地三尺也把他挖出来，不逼着他把沈之年写死不算完！

我听见马蹄声声，一步一步像是倒计时我的死亡。

踢踏

踢踏

踢踏

「找到你了，小丫头。」

我一抬头，就对上一只银光闪闪的箭头。

我呼吸一滞。

只有抱着头不去看，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

二

三

「够了。」

很清亮的少年音。

并没有想象中被箭射穿的疼痛。

我抬头，却见一少年握着沈之年的箭矢，背对着我站在前面。

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衣服上落下了点点光斑，风一吹，树动，光也跟着动，他站在光里，仿佛他就是光。

背影杀。

我可以。

沈之年挑了挑眉，放下了箭，「我如何处置自家奴婢，还用不着七弟插手。」

七弟？

沈之年的弟弟，排行老七，那是——

男主？

3

男主居然亲自下场拯救我这个小扑街。

感动.jpg

我慌忙躲在男主身后。

沈之年与他僵持了许久，终于将箭放下，「七弟倒也不必担心，我也没想伤她。」

「毕竟.....」沈之年盯着手中的弓箭绽放了笑容，「伤了她，我玩什么？」

汝听人言否？

如果我做错了事情，应该要法律惩罚我，而不是穿到这样一本书里。

男主沈易臣终于转过头正视我，他眸若寒星，长睫如羽，薄唇粉嫩的像是三月初的春花，整个人显得潇洒又俊逸。

我可以我可以。

许是见我一身打扮太过“凉爽”，他眼中闪过一丝羞怯，随即转过头去。

还是个容易害羞的年下小奶狗。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沈易臣将身上的披风接下来，偏着头想将披风罩在我身上，却被沈之年用弓箭将衣服挑开了。

他皱着眉，「我说过，我家的奴婢，用不着七弟操心。」

话音刚落，我被沈之年一把捞上了马。

他双手将我一揽，我便贴在了他温热的胸膛上，整个人被他的斗篷包裹住了。

他转头对沈易臣笑笑，随即驾着马走了。

哎不是，笑就笑，怎么觉着有种挑衅的意味？

我在沈之年的怀里极不舒服，他胸膛上的金丝线刮着我的背极痒，碰不到还挠不得，我只有不断往外蹭，他却用双手夹着我，非要让我的背贴着他。

我的耳边传来他温热的气息，他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动什么？」

他的手沿着我裸露的胳膊一寸一寸往上，嘴唇蹭着我的耳朵，「你是在引诱我么？」

我身子猛的一僵。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不自在，随即竟大笑出声。

病娇都是些什么脑回路？我真是搞不懂！

4

病娇的心思你别猜，如果说我的脑回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沈之年的脑回路就是蚊香，谁能猜得到算我输。

沈之年竟让我做他的贴身婢女。

也许是在猎场看我奔跑的姿势很是矫健，又或许是我扔衣服的力道足够刚猛，或者他只是单纯的不想让我好好活着。

我，最悲催穿书人，成了他的贴身婢女。

沈之年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就是看看书，赏赏花，下下棋，跟我们小区门口看门老大爷一个样儿。

奶狗的外表，老干部的作息，变态的内心。

我每天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看沈之年看书，看沈之年赏花，看沈之年下棋，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数一数自己在沈之年的眼皮子底下又苟了多少天。

这些都还好，最难受的是在晚上。

沈之年睡眠十分的轻浅，稍有动静就会惊醒，所以每天床边的贴身婢女必须整夜保持高度警醒，以免出现什么声音吵醒了变态，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事实证明这是个十分高危的职业，之前因为沈之年夜半惊醒被拧了脖子的婢女可不是一个半个。

所以当沈之年睡觉，指定我在床边伺候的时候，我又听见自己生命的时钟在倒计时。

偏偏这一夜，沈之年还睡不着。

我眼睁睁看着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耳朵里都是布料与锦被摩擦的声响，已经半个时辰了，我仿佛听见自己生命的倒计时被拨快了。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检查门窗是否关紧，小心燃上安神香，查看外面是否有人走动，一切都进行的悄无声息。

直到他终于睡着，呼吸声逐渐变的均匀。

我才露出老母亲般欣慰的笑容。

月光柔和地洒在沈之年脸上，他的鼻梁细且直，睫毛在脸上撒下扇形的阴影，眉头微微皱着，睡梦中的他没有清醒时的阴郁，反而有种美到极致的脆弱感。

在沈之年的五官面前，我的三观显的不堪一击。

只是，我刚刚松了一口气，便大事不妙了。

我觉得有一股气流从丹田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上涌，我越往下压，它便越不老实的往上窜。

「嗝」

一个响亮的饱嗝。

我连忙捂住自己的嘴，都怪这里伙食太好！

我瞄着周围，屏住呼吸，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月光在地上的投影，又瞄了一眼眼前，沈之年没醒。

他居然没醒！

他只是眉毛皱了皱，便翻过身睡去。

太惊险了！

我来不及庆幸，紧紧捂住嘴巴，怕声音再次响起。

只是天不从人愿。

「隔」

比上一个还响，在安静的寝殿中显得分外嘹亮。

我屏着呼吸，微微抬眸，期待再次发生奇迹。

却正对上了沈之年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

「王爷，我说不是...隔...我，你信么...隔。」

「你说我信不信？」

行吧，我自己也不信。

我听见自己生命的倒计时拨到了3。

2。

1。

5

「今天晚上都别睡了。」

我被沈之年拎着领子提溜了起来。

他看了看我颤抖的小腿，「你怕我？」

这不是废话么？

我摆了摆手，「不...不不.....不是。」

他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你不怕我？」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能不能事先告诉我？

我见横竖都是死，便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又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哭的涕泪横流，「奴婢心悦将君。」

许是我的表情太过狰狞，不像是表白，倒像是在哭丧，他露出一丝困惑。

戏过了。

我改为小声啜泣。

「别哭了，我没想把你怎么着。」他又伏下身子靠在了床上。

早说呀。

他披散着头发，撑着头半卧在床上，皮肤白皙，嘴唇樱红，半醒未醒间带着种堕落的美，像是满园的罌粟开至荼蘼，引诱你靠近，然后带着你一起沉沦。

罌粟花开口了，「我问你。」

「会唱曲儿么？」

「不会。」

沈之年面色一冷。

「跳舞呢？」

「也不会。」

他脸色阴沉，浑身又散发生人勿近的阴郁气质。

直到我感觉他下一秒就要上前拧断我的脖子了，我才颤颤点头，「也.....可以会。」

他的脸色终于稍有缓和。

6

「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对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

我唱的正开心，但沈之年的脸却越来越阴沉，我就知道了自己现在肯定活像个上蹿下跳的猴子。

接着开始庆幸，还好这首歌是重庆话，沈之年一个古人听不懂，我还能借此发泄发泄。

在沈之年拔出剑抹我脖子之前，我终于将最后一句唱完，并摆出pose。

「skr, skr, skr」

沈之年的脸上阴晴不定，

我试探着问了一句，「王...王爷」

他看了看我，脸色将赤橙黄绿青蓝紫换了个遍。

我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是我唱的太难听了？

还是歌词他听懂了？

谁知，他竟大笑起来。

笑到捶床可还行？

「然然，你可真有趣。」

见他一笑，我胆子也大了起来，上前说到，「王爷，你笑起来真好看。」

「平时也应多笑笑。」

他一记眼刀甩过来，我赶紧又噤了声。

「从前也有个人这样说过。」

嗯？我觉出有些异样。

之前没听说这大哥有感情线啊！

有一个想法渐渐爬上我心头，我心想千万别千万别.....

他看向我，眼神出奇的温柔，「你和她很像。」

得，替身梗，虽迟但到。

7

过几日便是沈之年的生辰。

府里上下张灯结彩，忙里忙外，好不热闹。

我喜欢这种热闹，因为这样沈之年就抽不出空来找我麻烦。

每日都有各色各样的人前来道贺，每个人都不会空手来，送来的贺礼有王羲之的字帖，有晶莹剔透的玉如意，还有漆器，织绣，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而我就负责坐在门口为沈之年抄礼单，两天之内光礼单就抄了五本之多，手酸得不行，只能安慰自己等哪天回去了，能顺走几个是几个。

然后我又开始犯愁，在沈之年眼皮子底下能活命尚且是奢求，何谈回去呢？

想到这些，我的眼泪险些就夺出眼眶。

「你没事吧？」

一个男声在我头顶响起，声音清冷，似玉石之声。

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抬头一瞅，居然是沈易臣。

他依然是一身纤尘不染的白袍，眼眸低垂，睫毛在脸上留下投影，仿若谪仙降世，清雅而脱俗。

沈易臣，永远的神。

原书中他与沈之年一直互看不顺眼，最后争夺皇位两人也是打的不可开交，扳倒沈之年，全靠他了。

我连忙坐直身体，「我没事。」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事，并且让沈易臣认为我是一个乐观大方的女孩，我破涕为笑。

并成功向他吹出一个鼻涕泡。

沈易臣眼睁睁的看着一个晶莹的泡泡从我的鼻子里冒出来又破灭，神情由平静转为惊讶。

不知他做了多久的心理建设，最后只抿了抿嘴唇，向我递上了一个雪白雪白的手绢。

尴尬。

我心想沈易臣这么喜欢穿白衣服，他一定很喜欢干净，我怎么好意思用他的手绢擦鼻涕呢？

「不用不用」，我连忙摆手。

「我这里有。」，我伸手去摸自己方才随意丢在桌上的手绢。

我将它一把扯过来，痛痛快快的擤了鼻涕，期间还不忘向他微笑致意。

在看到 he 表情由惊讶转为绝望后，我终于发现，我扯过来的白布不是自己的手绢，而是沈易臣垂落在桌上的衣摆。

我看了看手中沾着鼻涕的衣摆，用手钝了钝，沈易臣的胳膊就跟着晃了晃。

我对着他已经憋成青紫的脸，尴尬一笑。

淦。

8

在沈易臣张着手臂不知所措时，我飞速上前。

「王爷不碍事，交给我，马上给您洗的干干净净。」

于是静安王府里上演了光天化日之下大胆丫鬟扒王爷衣服的戏码。

王府里的丫鬟们忘了端茶，下人们忘了走动，只呆呆看着我，一时间好像一切静止了一般。

沈易臣的嘴抿的紧紧的，粉嫩的嘴唇周围已经出现了一条白线，额上的青筋早已凸起。

「嘶」

我终于成功将沈易臣的外衫撕出一个大口子。

沈易臣冲我僵硬的扯扯嘴角。

我回了他一个同样僵硬的笑容。

接着我听见他发出一声叹息。

「姑娘不必费心了，我去之年房里换过就好。」

声音温柔好听，就像是一汪被日头晒得温热的清泉在人心上静静流淌。

接着他转身而去，回首间还不忘冲我微笑致意。

瞧瞧这涵养！沈之年八百辈子都学不来！

时值夏日，沈易臣穿着轻薄，阳光下紧实的肌肉和流畅的腰线若隐若现。

就这身材，搁在从前我和我的小姐妹能磕着瓜子儿看一天。

我忘着沈易臣远去的身影，一直停在原处。

「好看么？」

肩头处一个声音响起。

我心想这不是废话么，一昂头：「当然好看了！」

身后的人又说了：「比静安王好看？」

其实论长相吧，沈之年和沈易臣确实各有千秋，但是一个阴森恐怖，总想要我命，一个光风霁月，处处搭救于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会选沈易臣啊！

「那当然了！」

「呵」

「他就那么讨你喜欢？」

「那是自然！快杀了我给七王爷助助兴！」我情绪一激动，猛一回头。

没料想到对方离我这么近，我回头，他没躲闪，我的嘴唇就擦过了他的脸颊。

虽然只是在对方脸上轻轻一扫，但我从未在别人脸上做过乱，何况是那样白皙透亮的一张脸，我顿时心里大乱，慌忙后退了好几步，险些坐在地上。

然后我就看到了沈之年，似笑非笑地站在我面前。

一想到方才他脸颊滑滑的触感，我直觉得嘴唇发烫。

他勾着唇角，眸子里敛了日光，亮晶晶的。

居然、好像、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迫于他的压力我只能一步一步倒退，终于他将我逼至角落，退无可退。

他抬起我的下巴，看了看我的眼睛，手上顿了一下。

随后手指竟抚上我的嘴唇，慢慢摩挲。

这样近距离的看，我发现沈之年白皙的脸颊上带上了淡淡的红，眼尾处都染上了绯红，像是个魅惑人间的艳丽妖物。

「你方才说什么？」

「杀了你给老七助助兴？」

说完这句，他发起狠，在我的唇上用力摁了一下。

我我我.....

我要怎么解释这只是我的激情发言，算不得数？

「你就这么喜欢他？喜欢到可以为了他死？」

造孽啊！

百口莫辩啊！

「我可以成全你。」

我欲哭无泪，放在我唇上的手指却顿了一下，他眉头轻皱：
「这是什么？」

他盯着我的嘴角看。

我也感到自己嘴角有一处湿滑顺流而下。

糟了。

我心里一声咯噔。

都穿书了依旧没改掉自己的色批属性，偷瞄沈易臣的腰线不算完，居然还流哈喇子了.....

丢死人了！

我抬头对上沈之年的眼睛，嘴唇颤抖着一用力。

于是沈之年眼睁睁地看着我又把那哈喇子抽了回去。

10

我被带到了沈之年房内。

房间角落处有一六扇屏风，就摆在方桌的对面，我之前一直没注意，今天被带到屏风后，才发现里面大有文章。

屏风后是一个浴桶，比我还要高出几个头，极高极窄，看起来有些畸形。

我心想沈之年带我看这个干嘛呢。

他拍了拍手，我就见下人拎了几桶水进来，把水桶排成一排。

一个想法爬上我心头。

我捂着衣服：「跟别人一起洗澡我不习惯的。」

沈之年看着我，眼神充满疑惑。

「你想什么呢？」

接下来他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了我的想法多么荒唐。

这个男人除了搞死我，根本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我站在木桶旁边，下人们用草绳束起了我的手脚。

沈之年看着我，面色森然，眼底暗波涌动。

「你不是想为老七死么？」

他刮了下我的鼻子：「今天就让老七来决定你的生死，如何？」

我眼睁睁地看着矮桌上摆上棋盘，沈之年拉着沈易臣进了房间。

沈易臣一边跨过门槛，一边感慨：「想想也是许久未与五哥对棋了。」

「是啊。」沈之年同样感慨。

「今天我们玩点儿新鲜的。」

「什么？」

「一局定生死。」

沈之年话音刚落，他二人的眼神都落在了我身上。

11

「让小丫头进这木桶，你输一子，我便往这桶里加水，我输一子，便往桶外舀水，如何？」

言下之意，若是沈易臣赢了还好，若是他输的棋子多，桶里的水就会只增不减，若是他惨败，我恐怕就会在这桶里溺水而亡。

还真是把我的命交到了沈易臣手上啊。

沈之年，真有你的啊。

「荒唐！」沈易臣拍案而起，想要推门而出。

沈之年却不急不缓的饮了口茶：「你若是走了，她马上就会死。」

变态！

沈易臣回了头，神色复杂的看了看我。

我浑身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沈之年放下茶杯，许是将沈易臣的想法拿捏的死死的：「坐吧。」

棋局开始了。

我被几个下人抬起来，马上就要丢到浴桶里去，沈之年却又发话了。

「慢着。」

他头转向我，竟不敢看我的眼睛。

「若是受不住了，你可求饶。」

在这儿装什么好人呢？

你出的主意，你又给我留一手，好人坏人都是你。

我在心里将自己毕生所学的骂人话全用在了沈之年身上。

求饶？笑话。

我堂堂21世纪新时代的新女性，不到万不得已不向病娇低头。

「我能求饶不进这浴桶么？」

「duang」

下人们一松手，我在浴桶内稳稳落地。

12

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沈易臣身上。

说不准他就棋艺高超呢，我就全当在沈之年的浴桶内免费观光了。

「七王爷输一子——」

下人尖细的嗓音在房间回荡。

淦。

我抬头，见一人抬起了水桶，缓缓将水倒进浴桶内，我贴着桶边儿，免得被浇成个落汤鸡。

水倒完了。

还好，只是到我的脚踝。

只要沈易臣扳回一子.....

「七王爷再输一子——」

我特么.....

没事没事，还好一桶水只有那么点儿，就算沈易臣棋艺再烂，我也还能撑一撑。

我抬头，却看见了两个下人，一人抬着一桶水，将水注入浴桶。

「五哥你耍赖！」

我听见沈易臣气急败坏的声音。

「输一子一桶水，输两子两桶水，我怎么耍赖了？」

「你这是强词夺理！」

「哦？」

「不好意思，你又输一子。」

我抬眼望，看见三只水桶齐齐出现在我头顶。

呵，死定了。

13

我万万没想到沈易臣是个臭棋篓子。

在桶里呆了这么久，我就没听见他赢过。

大哥，就你这水平还下什么棋啊？

我站在浴桶里，欲哭无泪。

现在水已经到了我的肩头了，我却一直硬着头皮没求饶。

势要与沈之年较劲到底。

我抱着侥幸心理期待着沈易臣能好歹赢一子。

「七王爷又输一子——」

我特么.....

我张着嘴巴，准备大呼救命，叫沈之年停手。

谁知头上的水就这样浇下来了，我直接被灌了一大口。

坏了。

晚了。

我想要攀着木桶向上爬，但是我的手脚被束着，我想要向上跳，但是在水里我根本跳不起来。

我想要大呼救命，却被灌了一口又一口水。

接下来我听见沈之年气急败坏地喊：「这小丫头为何还不求饶。」

听见下人们哗啦哗啦的往浴桶里倒水。

我想张口呼救，结果又是灌了一大口水。

下人们边倒还边说：「姑娘，你快求饶吧！」

你们快别倒了吧！

直到我听见沈之年和沈易臣的声音越来越近，好似是向我走过来了：「她在里面怎么样？」

「姑娘喝了好多水，好似是.....渴了。」

我发誓我不是窒息晕过去的，我是被他们气晕过去的。

14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海上漂着。

浮浮沉沉。

我听的见声音，有水声，有鸟鸣。

「然然。」

「然然。」

还有人叫我。

终于我不再漂浮了，我被送到了一道门面前，门的周围笼着白茫茫的雾气。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有电视，有沙发，茶几上的茶水蒸腾着热气，我爸端起茶杯呼噜噜灌了一口。

他抬头看我：「怎么才回来？」

我妈迎上来：「饭都做好了，等你半天了。」

我努着鼻子嗅了嗅，好像有红烧肉的香气，我最喜欢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我到厨房，端起碗，一口接着一口把肉往嘴里塞。

「你看你这孩子，吃这么快！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

妈妈满脸堆着笑意。

我望着她眼泪大颗大颗的掉。

「然然。」

「然然。」

我费力睁开眼，眼前却是府上丫鬟小翠的脸。

雕文刻镂的木板床，翡翠色的锦绣床幔，床上的穗子摇摇晃晃。

原来我还在静安王府上。

原来是一场梦。

见我醒了，床边人群围上来，沈之年第一个迈到了我床前。

「方才为何不求饶？」

「你就那么想为老七死？」

原来我还没摆脱沈之年。

他问题那么多，我听着就头痛。

我没回答他。

而是颇为不敬的将头转向了床内侧。

故意将声音放低，装作很虚弱。

「我需要休息。」

周围人也没多坚持，就渐渐都散去了，只留下小翠在一旁照看我。

这次，我没关注沈之年的反应，也没揣摩他的心思，没按他的想法做事。

真可笑，这竟然是我在沈之年面前做过最大的抵抗了。

15

我将头转过去，眼泪也跟着掉下来。

我想回家。

也想吃红烧肉。

这不是我的家。

「然然你饿了吧。」

小翠拍我的肩膀。

我转过身来，却看见她端着一碗红烧肉，笑意盈盈的看着我。

碗里红烧肉一块堆着一块，红彤彤，油汪汪的。

真香啊。

我疑惑：「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红烧肉？」

「是王爷吩咐厨房做的。」

王...王爷？

我差点儿将手中的碗摔到地上。

沈之年？

不会吧.....

「刚才你睡着的时候，一直抱着王爷的胳膊说话呢。」

我？抱着沈之年的胳膊？

我额上汗都冒出来了，抱着沈之年的胳膊说话，这场景的恐怖程度堪比跟眼镜蛇亲嘴儿。

「我.....我说什么了？」

「你一直在喊红烧肉，喊了80几次。」

.....

「还有呢？」

「也没什么...」

我稍稍放心，夹起一块肉正要往嘴里塞。

「就是喊沈之年狗日的，喊了260几次。」

说话别大喘气！

我胳膊一颤，肉又从我的嘴里掉了出来。

「那王爷说什么了？」

「也没什么.....」

幸好幸好！

我正要的肉塞进嘴里。

「只是说等你好了再跟你一起算账。」

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

这叫没说什么？

我身子剧烈一抖，肉又掉在了碗里。

我声音颤抖，真诚的看着小翠：「小翠，我想把这块肉吃完。」

「你吃你吃嘛。」

我正要吃，突然有种不详的预感，刚才我一直抱着沈之年的胳膊.....

那梦里吃的红烧肉是.....

那种劲道的嚼劲是...

这肉没法吃了！

16

能下床之后，我开始躲着沈之年。

基本上能碰见他的地方我都避免出现，若是远远望见了，我也会马上掉头就走。

穿书第一要务——保命。

谁知有些东西你越要躲，它偏偏越撞上来。

这日我在府中走，沈之年迎面走过来。

我往左，他往左。

我往右，他往右。

我转个弯儿去扯花坛中的花草，他先一步将花揪下来。

存心找茬儿！

「然然，你躲着我。」

不然呢？

我为你痴，为你狂，为你咣咣撞大墙？

我让你杀，让你剮，我再给你劈个叉？

我没回答他，算是默认。

他却急了，眉毛拧成个疙瘩。

「为什么？」

我揪下来的叶子随手一丢：「不想死。」

他的手却沿着我的脸颊抚了上来。

我一躲，他摸了个寂寞。

他一愣，随即将手落在我的发丝上，帮我理了理鬓角。

「你在怪我，然然。」

「奴婢不敢。」

「这不是你心里话。」

废话！

我能不怪你？

我把你丢水里试试！

我简直想再加把火把你给炖了！

「王爷若是没什么事的话，奴婢先告退了。」

我转身，赶紧走人。

他却追上来，拦住了我：「那你为何说心悦于我？」

「那日为何不求饶？」

我沉默。

他眸光一暗，眼底暗潮汹涌，字句简直像是从牙缝间挤出来的。

「我就那么不如老七？」

我抬头看了看他，目光平静。

「奴婢只是觉得，心悦王爷，不代表就低王爷一等。」

他脸色霎时变了，似乎在极力克制着怒火：「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奴婢命如草芥，但因为卑贱就要被王爷践踏，成为王爷的玩物，奴婢也是不愿的。」

他的瞳孔骤缩，身躯一颤，险些没站稳。

我知道这些话恐怕要将他整个三观都颠覆了，但这确实是我一直想说的。

我叹了口气。

「奴婢得罪了。」

我抬起沈之年的手腕，上面有一串结痂的牙印儿。

我用手指点了点。

「疼么？」

他将手一甩。

「与你无关。」

.....

无关就无关！

照顾你心情？我闲的慌！

17

为了减少在沈之年眼皮子底下的时间，我讨了个上街给沈之年买菜的活儿。

以此大幅度减少了在府内的时间。

这日我在街上闲逛，看见有人摆摊儿在吆喝，周围还围了好多人。

看来卖的是个好东西。

我急急凑上前去，又被价格吓得节节后退。

就是几块儿树皮一样的东西，又丑又粗糙，小贩张口就要二两银子。

旁边的大妈念叨：「这东西，齁贵。」

我颇为同意地点了点头。

卖东西的商贩斜眼看着大妈：「爱买不买，给买的人腾个地儿！」

大妈直起腰：「这东西根本不值这个价儿！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这玩意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嗯？

对身体不好？

我乐了。

虽然不能马上将沈之年杀之而后快，但可以慢性毒杀啊！

正中下怀啊！

「老板！我全要了！」

我将一块儿银子拍在桌子上。

周围人都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

大妈也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着我。

还颇为同情是怎么回事？

她握着我的手，拍了拍。

「真是个苦命的娃儿啊。」

嗯？

她居然抹了抹眼泪。

「慢慢熬吧，日子总会好的。」

啥？

什么意思？

我正发懵，就听见一声尖利的叫喊。

「让开！」

一辆马车在街上横冲直撞。

车上的车夫东倒西歪，根本控制不住车马，我见那匹黑马翻着马蹄，直直冲我撞了过来。

18

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我被一人拽进了温热的怀抱，我的脸紧贴在他胸前，一股淡淡的清香涌入我的鼻腔。

「你没事吧？」

我抬头，原来是沈易臣。

很奇怪，每次我有性命之危的时候，都能遇见他。

阳光为少年的侧脸镀上了金边，一道耀眼的光落在刷子般的睫毛上，细细的发带被风吹动，犹如蝴蝶展翅。

这样绝美的少年，别说女主了，谁不爱？

对了。

女主！

马车在街上肆无忌惮地冲撞，路人四下逃窜，我望了望身边的沈易臣。

此情此景此人，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第三章！

男女主初遇！

车上坐的是女主！

原书中女主就是兵部尚书之女，才貌双全，跟沈易臣一见钟情。

然后两个人郎有情妾有意，没羞没臊走到了一起，又没完没了的闹别扭，然后分开。

然后在一起，分开，在一起，分开。

拉拉扯扯了将近200多章！

当时气得我只想撕书，没有十年的脑血栓都写不出这种剧情！

现在这儿就是男女主一见钟情的地点，沈易臣控制住了受惊的马，女主爱上了沈易臣。

我推了推旁边的沈易臣。

激动地话都说不遑嗖「马！马！你快去看看马！」

19

过了好久。

沈易臣废了好大的劲才将发狂的马制止住。

此时街上人都跑的差不多了，摆的摊子也撞的七零八落。

我才见女主施施然从车上下来。

果然是大家闺秀，经历刚才的生死瞬间，依旧不慌不乱，从容不迫。

我记得当时看小说的时候，作者用差不多半章的笔墨描写女主的美貌。

现在的我只能说，见识到了。

她一双杏眼满含水气，面色染着淡淡的粉，唇不点而朱，眉不画而黛，穿着一身轻薄的鹅黄色襦裙，既娇俏又可人，只堪堪一站，便是一幅画。

我用胳膊撞沈易臣。

「快看！快看！漂亮姑娘！」

谁知沈易臣没有看漂亮姑娘。

却在垂眸看我。

女主走了过来，瞥过沈易臣后，眼中闪过一丝羞怯。

「小女子多谢公子搭救。」

「不必客气。」沈易臣轻轻一笑。

女主低头含笑，既娇且柔。

「不知是否冒昧.....」

「冒昧。」

女主愣了一下。

「那公子可否.....」

「不可。」

「小女是否打扰了.....」

「打扰。」

什么玩意儿？

沈易臣怎么回事？

大哥！这是女主哎！

你们两勾勾搭搭，互相虐了好几百章呢！

拿出男女主初遇时该有的样子好么？

你现在在干嘛？

女主一张白嫩的小脸儿气得通红，但还是颇有涵养的没有发作，而是望了我一眼。

「这位是？」

「我娘子。」

沈易臣胳膊一伸，将我揽了过去。

20

我，史上最悲惨的穿书人，遇见了史上最不靠谱的男主。

我收回曾经对他说的所有彩虹屁。

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男主活生生将女主气跑了。

这是个什么发展？

我懵了。

接下来的剧情怎么走？

「愣着干嘛，走啊！」

沈易臣叫我跟上他的步伐，但我此刻却像行尸走肉，每一步都走的很坎坷。

一路回到静安王府的时候，我仍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此时已经日近黄昏了。

我出门买菜买了小一天。

厨子等不着菜，焦急地在门口张望。

我把自己重金淘来的宝贝递给厨子的时候。

他打开纸包看了看，然后望着我一脸茫然。

最后神情变得十分诡异。

我看着他，也变得不自然起来。

直到厨子摇摇晃晃进了府中，我跟沈易臣道别。

他疑惑的问我：「刚刚那纸包里是什么东西啊？」

「苺蓉」

沈易臣的脸也变得诡异。

我十分不解。

已经到了人传人的地步了么？

「五哥他...他.....」

我皱着眉头，听他颠三倒四的话都说不全。

「五哥他需要吃这个么？」

「当然了！这可是好东西，我花了好多钱呢！」

沈易臣的脸变得扭曲。

「你...你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功效么？」

「吃了会变很厉害么？」

沈易臣轻咳一声：「倒也.....可以这么说。」

「那你要不要也厉害厉害？」

「我下次给你带点儿？」

沈易臣居然面色绯红，摆摆手：「不...不了。」

「你真的知道它的功效么？」

我摇了摇头：「我只知道贵的就是好的。」

「苁蓉，服用可通气止血，温阳补肾，简言之.....」

沈易臣瞥了我一眼，面色又红了起来：「助房事。」

晴天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

我给沈之年买了助阳药，厨子大哥还把它拿走了。

被沈之年知道了他会怎么样？

这是我此生经历过最细思极恐的事情。

我差点儿哭出声：「厨子大哥！等等我啊！」

21

还好我跑的够快，算是将东西追回来了。

但是东西截住了，谣言传开了。

若是王府里有日报，头条一定是：「震惊！痴情丫鬟勾引未遂竟欲下药！」

「万幸！美貌王爷福大命大守住贞洁！」

悲伤，那么大。

早知道我穿书前就应该多看看中药药理。

我一直假装没听说过那些流言蜚语。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直到沈之年指名要我去他床头守夜。

这将是绯闻男女主角的历史性会晤。

我拿出半个月的月钱买通小翠替我当班。

但是小翠却摇摇头。

「王爷指定了要你去的。」

「我不想去嘛。」

我摇晃着小翠的胳膊：「你就说我今天不舒服，替我一下吧。」

「好吧，王爷说过，你若是不愿意可以不去的。」

我心下一动。

沈之年人设崩了？

这不像他说的话啊！

他什么时候这么民主了？

我大喜。

「那就谢谢小翠啦，小翠你最好啦。」

小翠看着我：「王爷还说了，不去可以，但是射死还是淹死，你得选一个。」

我刷的站直身体：「好，我马上去。」

呵，天真如我。

沈之年，不愧是你。

21

「怎么是你？」

我走进沈之年的房间，他半卧在床上，头发披散，薄唇轻抿，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不是，怎么是我您真的不知道么？

不是你让我来的么？

他嘴角微勾，一颦一笑摄人心魄。

「之前不是很有志气么？不低我一等，也不想做我的玩物，怎么今天又跑来了？」

你让我来的，我来了你又摆谱。

这人什么毛病？

「王爷睡得太过轻浅，奴婢们担心王爷，所以得有人守夜。」

我向他行礼。

「担心我？」他嗤笑。

「这就是你给我买助阳药的理由么？」

我心中一声咯噔。

该死，原来他都听说了。

21

「这就是你给我买助阳药的原因么？」

沈之年一手撑着脸，一只手在床板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击。

「你担心我哪里呢？」

哪里？

我一愣，视线沿着他的窄腰一路向下.....

沈之年面色一凛，我的视线又被逼了回来。

我慌忙低下头，摇头如拨浪鼓。

「奴婢不担心。」

「哦？不担心？」

我重重的点了点头。

听见他的手指在床板上缓慢敲击。

咚。

咚。

咚。

「为什么？」

是我听错了么？

他问我为什么？

您难道不觉得这对话过分诡异么？

用现在的话翻译一下就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

我没觉得你不行。

那你觉得我行喽。

嗯嗯。

说出我行的理由。

这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啊！

但凡我有这个知识储备，我就不会母胎单身，不母胎单身，我就不会在家看小说，不在家看小说，我就不会穿到这样一本书里！

「奴婢只是觉着贵的就是好的，想买来献给王爷，并不清楚它的功效啊！」我欲哭无泪。

他停止了敲击床板，坐起身来。

「挑一个吧。」

我愣了：「挑...挑什么？」

「射死还是淹死，挑一个吧。」

我汗如雨下。

「王爷，奴婢真的不知情，这两个奴婢一个都不想选。」

我眨巴眨巴眼睛，摆出一个无辜的表情。

他愣了一下：「那也好。」

「那便在水里淹着射死，可好？」

我觉着自己浑身的血都停滞了，浑身僵硬，一时不知还能如何为自己辩解。

别啊！

我还没回家呢。

还没吃我妈做的红烧肉呢。

「呵」

沈之年一声嗤笑，给我整愣住了。

我抬头望他，他却表现的很开心，好像很欣赏我害怕的样子。

他越笑越大声，直接笑到躺在了床上。

我呆在原地，不敢动弹。

他却向我挥挥手。

「愣着干嘛呢？过来啊。」

「王爷不杀我了？」

「我嫌麻烦」

不知我是否看错了，我竟觉得他的眼神分外柔和。

「今夜我只想睡个好觉。」

我欣喜若狂，连滚打爬的跑到了沈之年床前。

王爷英明！

23

沈之年睡的并不好。

他好似做了什么噩梦，一直皱着眉头，在床上辗转。

睡梦中的他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斗胆靠近去听。

「娘。」

他声线颤抖着，带着哭腔。

「别走。」

「年儿听话，年儿会乖。」

「别走.....」

我没算这一声别走沈之年到底说了多少遍，也算不过来。

他脸色煞白，薄唇紧抿，脸上出了薄薄的一层汗，浑身肌肉紧绷，像是拉紧的弦。

我鬼使神差的帮他将被子掖了掖。

「娘！」

这一声叫的声嘶力竭，甚至破了音。

他醒了，惊坐而起。

长长的睫毛上凝着泪珠，衣衫不整，裸露出的锁骨仿佛江南的石桥，经了雨，沾着湿漉漉的汗珠。

「王爷.....」

我小声试探。

他看向我，那样的眼神，像是受困的小兽，在呜咽，在求助。

「王爷，是梦。」我试图用眼神安抚他。

他带着一身汗，我想着去将门窗关好，免得他着凉。

谁知我刚起身，却被沈之年一把拉进怀里，我心中一惊，他的身体带着一股灼热的气息就将我包绕起来。

「别走。」

我下意识地抽离，想推开他。

谁知他双臂一用力，将我箍地更紧了。

他脸埋在我的颈窝里，呼吸粗重，一下一下喷在我的脖颈上。

「求你。」

一滴泪落入我的颈肩，像是一株火苗，不安分地沿着我的锁骨一路向下，一路延伸出一道炙热的火线。

我身子一僵，不动了。

过了好一会儿。

久到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僵硬了。

沈之年的手臂渐渐松了下来。

「陪我看看月亮吧。」他轻声说。

「好的。」

我一直以为沈之年说出来的话应当是：「再陪我杀个人吧。」

「让我再喝口血吧。」

谁知他居然能说出：「陪我看看月亮吧。」这样浪漫的鬼话。

我跟沈之年肩并肩，坐在门外的石阶上。

石阶冰凉，月华如水，四周花香萦绕。

月光为沈之年的侧脸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他仍未束发，一双眸子水汽氤氲，宛如秋池，紧盯着月亮，眼中一片天真。

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看月亮。

我偏着头看他。

真的很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沈之年内！

他开口了：「就算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也能望着同一个月亮。」

嗯？

我不解地望着他。

「有人曾这样跟我说过。」

「那...那人现在何处？」

他摇了摇头：「此生难见了。」

我见他一脸失落与惆怅。

指了指天上，笑意盈盈望着他：「但是还有月亮呀！」

「月亮不是一直在身边嘛！想见就能见到啊！」

他一愣，看着我，唇边染上笑意：「对，我想见的一直在我身边。」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来了一句。

「然然，你害怕我么？」

「王爷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他思忖片刻，竟将头偏向另一边。

「.....假话吧。」

「怕。」

「那真话呢？」

「怕死了。」

.....

「.....你还是别说了。」

25

花前月下。

要不是沈之年做了个噩梦，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跟他有这样平静相处的时刻。

我倚在门口的柱子上，竟觉得有些美好。

夜色向回廊深处蔓延，月光朦胧，目之所及处都拢上一层柔和的光晕，风轻轻柔柔的，带着点儿清凉。

「这儿的小夜晚还挺梦幻。」我小声嘀咕。

没成想这么小的声音都被沈之年听去了，貌似还刺激到了他。

他又将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梦都是假的。」

他声音阴冷，好似吐出来的是积年未化的冰霜：「我讨厌假的东西。」

我唯恐自己触到他的逆鳞，马上噤声。

空气就这样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你觉得我是假的么？」

啥？

这话从何说起？

「王爷玉树临风，威武勇猛，是实实在在的好王爷。」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我努力让自己显得真诚。

「曾经有人说我是假的。」

他定定地看着我。

「她还说不光是我，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沈之年眼中染上了愠色。

我心中大动。

她说这个世界是假的。

她说沈之年是假的。

她.....

她是谁？

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病的话，她就有可能和我一样.....

那她现在在哪？

我一时激动，竟猛的站了起来。

心中有千万个问题想问沈之年，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沈之年见我反应太过激烈，茫然的望着我。

接着他竟猛然起身，伸手将我揽住，他这一夜的突发情况太多，我心中又惊又气，正要推开他，却听见他一声闷哼。

只见一只箭擦着他的肩膀，深深扎在了旁边的柱子上。

我大惊，抬眼看见房顶上站着一黑衣人。

他穿着夜行衣，手持弓箭，被我们发现了不惊不恼，反而站的很笔直。

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沈之年。

我见过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的意思是：

「我看着你呢。」

26

当王府的侍卫点着火炬出现的时候，黑衣人早已消失在夜色中了。

沈之年受了伤，上臂一道深深的划痕，触目惊心。

侍卫们想出去追，沈之年却摆摆手：「别追了，都回去吧。」

眼底尽是疲惫和无奈。

我想起刚刚那黑衣人的手势，依旧胆战心惊。

难道沈之年一直被人监视着么？

他为什么不让人去追？

是因为他知道根本追不上，还是他心里清楚监视他的人是谁？

难道不追是因为，他心里清楚追上了也没用么？

我越想越惊，越想越想不通。

到底是谁能让沈之年处处掣肘？

「你也回去吧。」

沈之年望着我：「你回去睡吧，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却紧盯着沈之年仍在流血的伤口不放。

「奴婢给王爷上了药再走吧。」

他一愣：「我从不上药。」

我听后也一愣。

书中沈之年是要带兵打仗的，刀剑无眼，一个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将军，身上刀伤剑伤肯定少不了。

难道他从不用药，全靠硬挺？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真男人？

我一时无言。

「虽说我不曾用药。」沈之年微微一笑。

「但如果你想，我可以一试。」

27

沈之年衣衫半褪，裸露出了整个臂膀和左半身。

和我料想的差不多，他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浑身竟没有一块儿好皮。

这么多伤还不上药？！

就生生挺过来的？

这得是多么撕心裂肺的疼痛，又得是多少个夜晚的彻夜难眠啊！

我站在沈之年身旁，一手托着药瓶底，一手摇晃药瓶，眼看着白色的粉末轻洒。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不自在。

我微微偏过头去，终于找到了不自在的来源。

沈之年一直定定地盯着我，目光如炬。

我手上一颤，连忙后退。

谁知沈之年却一手揽着我的腰，将我捞了回来，我一个没站稳，竟坐在了他腿上。

我感觉他的呼吸牢牢贴在我脸上，我心上一慌，想赶紧起身，奈何在他腿上一顿扭动，不像在挣扎，倒像在勾引。

「别闹腾。」

他的手铁钳一般箍在我腰上，炙热的体温隔着薄薄的衣衫传到我身上，险些将我灼伤。

他的呼吸发烫，好似火苗钻进我的衣衫，顺着我的脖颈逐渐向下蔓延。

「这样待一会儿。」

我垂着眸，他的鼻尖蹭着我的侧脸。

「王爷，上药呢。」

话音刚落，我腰上的手一紧，他语气执拗，不容置疑：「就这么上。」

我知道我拗不过他，只能接着撒药，手直发抖，白色的粉末撒的到处都是。

「呵」

他轻笑一声。

「你在害怕，然然。」

废话！

谁不怕？

我一生气，手上加了点力气。

他轻哼了一声，我觉着他的身体好似颤了颤。

「王爷，疼着你了么？放开我吧，这样我弄不好。」

余光中，他近在咫尺的嘴唇微微勾了一下，两片红润的薄唇上下一碰。

「痛快。」

妈的！这个死变态！

28

沈之年的伤需要每天上药。

每日到了固定的时间，我都要去沈之年房间为他换药，每次一推开门，他必然板板正正的坐在床边，就好像等了很久一样。

说实话，见他这样，我总恍惚觉得自己不是来上药的，是来上课的。

我一进屋，恐他受了伤还吹了风会着凉，便回身小心将门关好。

屋子里有些昏暗，后面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我该脱衣服了，是么？」

哎不是！怎么这么暧昧！

我突然又觉得自己不像是来上课的。

我好像是来嫖的。

身后传来窸窣窸窣的脱衣声，沈之年已经衣衫半褪，裸露出白皙而又结实的胸膛。

我老脸一红。

此等美色，确实让我有种白嫖的羞愧感。

为了避免像第一次那样尴尬，我每次都离他很远，弓着身子，就像个没有感情的撒药机器。

他有时仍尝试着伸手揽我，都被我一一灵巧闪躲。

我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硬生生被他逼着会了凌波微步。

我打开包扎好的布条，看了看他的胳膊，伤口上面已经结了一层嫩嫩的痂。

我转头对他微笑：「王爷，伤好的差不多了，过几日应该就不用上药了。」

话音刚落，他却眸光一颤，长长的睫毛垂了下去。

我疑惑：「王爷，是奴婢弄疼你了么？」

「不是。」很简短的回答。

良久无言。

他开始玩起我胸前垂落的衣带，将它卷起，又放开，卷起，又放开。

认真得很，一言不发。

29

第二日，我又抱着药瓶和细布来按时了，翻开包扎的布条，却意外发现沈之年原本结痂的伤口又一次裂开了。

并且很严重。

他的伤口处皮肉翻飞，隐隐可见鲜血一点点涌出，竟比最初的时候还要触目惊心。

我惊了：「王爷，这是怎么弄的？」

他语气很淡，好像受伤的不是他：「只是昨日练了剑。」

只是？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只是？

我天天按时按点给你上药，好不容易给你的伤弄好了，你去给我练剑？

这样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人，我只见过两个，一个是沈之年，一个是甲方。

我又惊又气。

「王爷怎么能去练剑呢！」

「好不容易要好了的！」

「怎么这样不爱惜自己身体呢！」

话说出口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好像说的重了，紧接着便噤了声。

我盯着沈之年的反应，生怕他老人家动了怒，把我放到小树林里一顿狂射。

他却抬了眼眸，眼睛亮晶晶的，目光里竟带着点委屈。

「疼。」

这一声又乖又奶，拉了长音的疼，让我瞬间没了气焰。

我赶紧弓起身，拿起药瓶，专注起手上的动作。

余光中，沈之年注视着我，嘴角慢慢勾起。

哎不是，怎么有几分得逞的意味？

怎么回事？

这厮刚才.....

跟我卖了个萌么？！

我脑子转了半天，终于将沈之年和卖萌联系了起来。

吓得我浑身得嗖，打了个寒战。

30

沈之年的伤一直不好。

不是药的问题就是沈之年的问题。

我确信药没问题。

这一日我故意早些去找沈之年，我正敲门，却听见屋内有金属坠地的声音，然后是窸窸窣窣的穿衣声。

我站在门口静静等候，等了好一会儿，沈之年才沉着声让我进来。

我进了屋，扫视了一下。

地上有血迹，沈之年衣衫不整。

沈之年的床角处露出一带带血的剑锋。

果然。

沈之年的练剑原来是指在自己身上练剑。

每当身上的伤开始结痂了，他就用剑将伤口再豁开，不豁的鲜血淋漓不罢休。

他何苦对自己下这种毒手啊！

这又是何必呢？

我将端药的盘子放在桌上，心中又惊又气。

「王爷您就这么不想让身体痊愈么？」

沈之年见我发现了，身子一歪，薄唇轻启：「是。」

我也是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一愣。

他冲我摆了摆手：「刚才没把握好力道，伤得深了，今日多撒些药吧。」

他怎么做到这样大言不惭的？

我正气着，却见一股血液在沈之年臂上蜿蜒而下，在他白皙的皮肤上形成一道鲜红的细流。

心中突的一疼。

拿起药瓶，边上药边教育：「王爷这是何苦呢？能跟奴婢说说原因么？」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却说：「你站近些。」

「好。」

我稍稍上前。

「再近些。」

我愣了一下，又稍稍上前，沈之年却好像不太满意，一双大手直接钳住我的腰，将我往前一带，我两直接膝盖抵膝盖。

沈之年又开始玩我衣服上的系带：「好了。」

31

我觉得有些异样。

说不出来的异样，总觉得不太对劲。

沈之年把玩着我胸前的系带，将它卷起来放下来，反反复复，我觉得不对劲，却也没多理会，就任着他玩。

事实证明，这是多么错误的一个决定。

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卷来卷去，谁知他却突然用力一扯。

我身上一凉，外裙已经随着系带掉落在地。

我心中大惊。

还没来得及反应，沈之年已经一手握着我的腰，一手直接将我的腿掰开，将我整个人往他怀里一带。

我直接跨坐在了他身上，和他鼻尖贴着鼻尖。

看着沈之年那张放大的俊脸，我呼吸一滞，心脏快要蹦了出来：「王...王.....王.....」

他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像是在欣赏我的表情，随即用鼻子蹭了蹭我。

「王什么？说清楚点。」

我勉力让自己镇定：「王爷。」

话虽出口，但却是颤抖的。

我知道这种姿势好像带着某种暗示，但我对此从未有过心理预设，我只当沈之年将我看作是个普通的丫头。

我欲哭无泪，照这情形看，我好像想错了。

我拿他当王爷，他拿我当通房。

我似乎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似乎什么都猜不到。

我将头偏过去，他却又用手扣着我的后脑勺，将我掰过来：
「看着我。」

他的眼睛中攀上了笑意，猝不及防，他吻了我。

他慢条斯理的吮吸着我的嘴唇，柔软的唇瓣在我的唇上厮磨，
啃咬，甚至一次次试图用舌头顶开我的牙关。

我用手推他，他却将我箍的更紧，我越远离，他越要入侵。

他好像不知道疲倦。

不知过了多久。

我竟听见他的一声轻笑，我浑身跟着一僵。

我以为他终于要放开我了，他却哑着嗓子说：「把嘴巴张开。」

我死了算了.....

32

趁着沈之年抽离的时候，我连忙用手将嘴巴捂上。

冲他摇了摇头。

张嘴是不可能张嘴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张嘴的。

他冲我无奈一笑，眼中的情愫更浓，好像化不开的蜜糖。

猝不及防，他吻住了我的手。

滑嫩的嘴唇在我手上碾压，徘徊，从手背一路辗转到手指。

甚至在我的指尖处舔了一口。

我浑身一颤，感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接着他的唇辗转到我的肩颈处，他猛嗅了一下，又索性将脸埋在了我的颈窝。

沈之年的呼吸引得我脖颈处一片湿热。

「擦了什么？」

「怎么这么香？」

我浑身发抖：「王爷，别...这样。」

「抖的这样厉害？」

他捏住了我的下巴，眼神突然变的阴冷。

近在咫尺的薄唇轻启：「不是说心悦于我么？」

「难道是在骗我？」

是。

但我不敢说。

「你知道骗我的下场吧。」

知道。

我差点儿就要飙泪了，我没想到当时随口胡诌的一句话，竟然就让沈之年相信了。

他怕是真觉着我对他有意思。

造孽啊！

我说什么不好！非说喜欢他？

我说喜欢谁不好，非说喜欢他？

要不说实话？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33

我颤抖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却当我是默认了，眼神逐渐柔软了下来。

他伸手抚摸我的脸颊：「然然，我也喜欢你。」

误会啊！

大哥！

他的胳膊圈着我，我腰上一紧，他的唇贴上了我的耳朵。

他哑着嗓子：「然然，我想要你。」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炸了。

穿书之前也没人告诉我还有这种戏码啊！

我可不想失身于纸片人啊！

我挣扎，想要推开他。

却好像只是在他身上扭来扭去。

我懵了，彻底懵了。

因为我们两贴得近，我隐隐感觉到他的身体腾的一下燥热了起来。

不如不挣扎了。

他呼吸逐渐加重，竟直接站了起来，手托着我迈向了床边。

我双腿乱踢。

「王爷！王爷！不行！」

他将我放在床上，随即整个人压了过来。

我用手推他，却被他将双手反剪。

我用腿在空中乱踢乱踹，他却伸手从我的小腿一路抚到了大腿。

灼热的吻落在了我的脸颊，颈肩，锁骨上。

他的唇覆在我脖颈上，吮吸，轻咬，像是在一点一点品尝。

我哭喊：「王爷！别！奴婢求您！」

「奴婢不愿意！」

他身子一僵，突然停了下来。

抬起头看向我，眼神阴郁而森然。

「你果然骗了我。」

我摇摇头，眼泪不争气的从眼角滑落。

「王爷，奴婢认为的喜欢不是这样的。」

他一怔。

「那是怎样？」

我摇头如拨浪鼓，一时间语无伦次：「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越说越觉得屈辱，我一直认为喜欢的基础是尊重，如果尊重对方都做不到，怎么能谈喜欢？

他愣住了，起了身。

我赶紧将身体从他身下抽离，缩在床角，自己将自己抱成一团。

他叹了口气。

「好吧。」

他伸出大手，在我头上轻轻拍了拍。

「你不比我低一等，你有拒绝的权利。」

我听他态度软了下来，放了心，刚才憋着不敢发作的委屈一下子全涌了上来，不自觉哭的更起劲了。

他的手在我头上揉了揉。

「别哭。」

「呜呜呜.....」

他轻叹，拍了拍我的背。

「别哭了。」

「呜呜呜.....」

随后那张脸向我靠近，他贴近我的耳朵。

「你一哭，我又想亲你了。」

吓我浑身一得嗖。

猛的一下，我把眼泪全都憋了回去。

憋的我一抽一抽的

34

「好了，怎么哭成这样。」

沈之年皱了皱眉，将我脸上的眼泪轻轻擦了去。

「又没把你怎么样。」

我看了看自己单薄的衬裙，一双腿缠绕着，在几近透明的布料下若隐若现。

沈之年本就衣衫半褪，现在更是裸露出整片紧实的胸膛，胳膊上缠绕的布条已经被鲜血润湿，红色的布料映衬着白皙的肌肤，碰撞出来妖冶的艳色，让他看起来像个魅惑人心的妖艳魔鬼。

我抬头望他，十分不解。

你还想怎么样？

你也不怕伤口裂开了，流血不止而死。

他对上我含恨的眼神，非但没生气，反而扯了扯嘴角。

随后又撩开我贴在肩头处的发丝，在我耳边轻声道：「还是说，其实你想让我对你怎么样？嗯？」

我吓得浑身一激灵，手脚并用，几乎是滚下了床。

唯恐他兴致再上来，到时候这个床我可真就下不去了。

我慌不择路的逃回了自己的卧房，缩进棉被里，只想就此在被子里长住久居，谁也不见。

太丢人了！

奇耻大辱！

我一个21世纪的女性，居然斗不过一个纸片人！

还好回来的一路上没见着人，否则这要是被人看见了我衣衫不整的从沈之年房里出来，不知道要招致多少闲言碎语。

35

到了晚上，小翠唤我。

「然然」

「然然」

我在被子里缩了缩，面对着墙壁，甚至懒得翻身。

「我不舒服，不吃了。」

小翠迟疑了一下。

「.....是王爷叫你。」

该死！这个狗男人！

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语气尽量平静：「王爷唤我何事？」

「王爷说他方才太心急，把你的衬裙撕坏了。」

小翠缓了一下继续说。

「让你去取一条新的。」

平地一声惊雷。

大哥！

你知不知道这样讲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啊！

我转过身子冲小翠尴尬一笑。

果然小翠的眼神十分异样。

「你别多想。」

「没没没」小翠连连挥手。

「我绝对没多想！」

「你的为人我是清楚的。」

我看见小翠那张真诚的脸，感激地冲她点了点头，没多想就好。我赶紧起身穿好衣服，心里已经在盘算等一下怎么应对沈之年。

我刚要走出门口，却被门槛拌了一下，差点儿摔倒。

小翠上前扶住了我，摇了摇头：「啧，站都站不住了。」

嗯？

小翠眼中盛满了担心：「是不是王爷太用力了？」

嗯？

什么鬼？

「下次你叫王爷温柔一点。」

下次？

温柔？

温柔你妈个头！

36

好不容易自己呆了一下午，到了晚上，又被沈之年叫去了。

我非常不爽。

淦。

而且一路上碰见的人都盯着我，擦肩而过的人都回头看我，他们都露出非常诡异的神情。

看的我内心毛毛的。

我几乎是低着头钻进了沈之年的房间。

我进去的时候，沈之年正伏在案前看书。

屋内昏暗，昏黄的光打在他的侧脸上，将他的轮廓勾勒完美，他的眼眸低垂，嘴唇微抿，眼尾微微上翘，还带着点淡淡的粉。

竟是这般惊心动魄的好看。

我心下一动。

他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眼，方才还皱着的眉头此刻完全舒展开来，嘴角也漾起微笑。

「来了。」

「嗯。」

我闷闷的应了一声。

他挑眉示意：「桌上的衣裙是为你准备的。」

提起这个我就来气！

干嘛那样跟小翠说！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好嘛！

「哦。」我梗了梗脖子。

桌上方方正正叠着一件衣裙，浅紫色罗裙配着水芙蓉色纱带，上绘玉兰飞蝶，袖口处用金丝纹绣而成。

好好一件衣服，长成了我穿不起的样子。

我拿起来在身上比了比，布料摸着极顺极滑，左看右比量，一时间竟有些爱不释手。

此时沈之年已经离开桌案，绕到了我身旁。

他定定的看着我，目光灼热，一根手指在我的脖颈处上下摩挲。

「喜欢么？」

喜欢是喜欢，但是他这样我有些尴尬。

我觉着脸颊发烫，小声说：「王爷摸什么呢？」

他轻声笑了，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你自己去看。」

我找了一面镜子，上下仔细瞧了瞧。

于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翠那样看我了，终于知道为什么一路上回头率那么高了。

原来我的脖颈上竟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吻痕，或轻或浅，或红或紫。

造孽啊！镜子里可是从小品学兼优连恋爱都不敢谈的我啊！

这不是人设崩了么！

我一想到上午沈之年伏在我颈间的样子，气的牙齿直打颤。

「王爷您可真有能耐。」

「哦？」

他轻笑，缓缓向我走近，大手在我腰间一缠，将我带进了怀里，我感受到了他胸膛的温热。

他的声音充满魅惑：「我可不止这点儿能耐。」

我身子一颤，唯恐上午的事再发生一次，很轻松地就从他怀里挣扎了出来。

我匆匆向他行了礼，低头慌忙推门而出。

却发现外面站了一排人，都是服侍沈之年用膳的下人。

我们大眼瞪小眼，皆是一愣。

沈之年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落在我这儿的衣服不拿走么？」

我看着他们逐渐睁大双眼，目眦欲裂。

哦吼，完蛋。

37

在我和门口的大部队面面相觑时，沈之年发话了。

「你们进来吧。」

聚在门口的下人们如梦初醒，纷纷进了屋子，进之前每个人都瞪着眼睛，对着我的脖子瞅了一瞅。

我觉着自己活像个动物园的猴儿。

就差跟他们收门票钱了。

我摇摇头，正准备回去，沈之年的话又将我揪了过去。

「你也进来。」

唉。

这大哥啥时候能放过我啊。

说出来谁敢信，我刚迈出这屋子没到一分钟，又进来了。

沈之年看着我躲又躲不起，跑也跑不掉的样子，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下人们将菜肴一排排摆上来，桌子上大碟子挨着小碟子，是满满登登的一桌美味佳肴。

沈之年伸出手指了指我：「你，过来喂我。」

自己没长手啊！

「好的王爷。」

我拿起筷子，在盘子里狠狠夹了一把。

撑不死你我也要噎死你。

「在想什么？」

「奴婢在想怎么让王爷吃好喝好。」

我把筷子伸到沈之年嘴边。

他却没吃菜，而是在我手边轻吻了一下。

我手上跟触电了一般，身子一抖，菜差点儿没掉在沈之年身上。

沈之年皱了皱眉：「筷子都拿不稳？」

你确定是我拿不稳么？

他挑了挑眉，在我腰间掐了一下：「我今天累着你了？」

为什么又说让人误会的话！

这菜还怎么喂！

我尴尬转头看对面的下人们。

他们或低头看地，或抬头看天花板，或深情对望。

就是没人看我们。

可能也是没眼看。

估计在他们眼里，我与沈之年已经是天雷勾地火，片刻不想分离了。

我在心里浓重的叹了口气。

「来吧，一起吃。」

沈之年让我坐在他旁边，指着桌上的一盘红烧肉对我说：「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我看了看桌上油汪汪的肉，心中一动。

有些感动。

穿书之前，我有家人，有朋友，每天过的有滋有味，但自从穿到这里之后，我一直都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没人在意过我，更不会有人将我的喜好记在心里。

想来想去，居然最熟悉的人还是沈之年。

我又开始想家了。

一时间我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了。

「啊。」

沈之年伸着筷子将肉送到我嘴边。

竟然还要喂我。

我哭辽。

这可是日天日地的沈王爷啊！居然屈尊喂我这个小扑街？

我心里感动的一塌糊涂，正犹豫着要不要张嘴时，一句话飘到我耳朵里。

「这几日将你折腾地厉害，你身子骨受不住，多补补。」

呵。

沈之年。

不愧是你。

38

中秋节就要到了。

王府里贴上了月宫符像，庭内摆满了瓜果，月饼，每扇门前都挂上了花灯。

花灯或圆或方，上绘梅兰竹林，嫦娥奔月，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只是挂在沈之年门前的灯，他非要自己亲手做，坚称亲手做的灯，能为离开的人照亮回家的路。

早晨，我为他奉茶，他就伏在案前，用削好的竹枝编好灯的骨架，在大红色的纸画上图案，再小心粘到灯笼骨架上去。

我放下茶盏，在旁边给他帮忙。

古代的纸太粗糙，又容易掉色，我们两都弄的满手鲜红，好像刚在尸山血海里爬过一样。

沈之年的侧脸近在咫尺，我不自觉的去瞧，他看起来格外认真，一双眼秋水一般雾蒙蒙的，盛满的是少年赤诚，看起来丝毫不设防，像极了邻家玩乐高的小男孩，居然还带着点儿单纯劲儿。

我心中一动。

这该死的反差萌！太让人上头了。

我看了看自己染红的手，想起在现代时往人脸上抹蛋糕的恶作剧，突然来了恶趣味，鬼使神差的在他脸上抹了一下。

他那张白皙细腻的脸上瞬间多了一道红，有点儿阿丽塔那味儿了。

他转头看我，一脸懵，甚至还有点嘟嘟嘴。

天哪！

这个表情太犯规了，他要不叫沈之年，我早就上去捏他脸了！

「这是何意？」他一脸茫然。

「在我们老家，只有朋友之间才会这样，有点喜欢的意思。」

他一副了然的表情，随即伸出一双血红大手，趁我不注意在我脸上狠狠抹了一下。

「那我这有非常非常喜欢的意思。」

他勾着嘴角，下巴微扬。

还有点小骄傲是怎么回事？

我不甘示弱双手向他伸过去，却被他灵巧躲过。

我往前一寸，他退后一寸，后来直接站起了身。

我也站起身，他又欺身而来，大手向我伸过来。

我索性跑了起来，他在我身后追。

我们两个就绕着他的寝室跑。

「然然！」

「你别跑！」

「别跑了，我不追你了。」

我信你个鬼！

我要是停下来，他肯定马上扑过来。

结果我跑了，他真的没追，而是猛的窜过来，截住了我。

我一个猛劲儿，直接扎进他怀里。

他索性大手一绕，将我严严实实包裹了起来。

我伸手推，他的手臂又缩了缩。

我心里慌的很，眨巴眼睛抬头看他，他正垂着眸看我。

他在我耳边轻声道：「都说让你别跑了。」

我眼睛眨的飞快，他的大手在我腰间上下摸索。

红润的薄唇向我凑了凑：「这次可是你自投罗网。」

39

「咳。」

一声轻咳打断了沈之年，他的怀抱一松，我便像条鱼一般从他怀里滑了出来。

他看着我，面色一冷，似乎对我这种行为很不满。

我缩了缩脖子，伸出手指指了指门外。

一位中年男子，身着黑色箭衣，正站在门外笑眯眯地看着我俩。

他冲沈之年行了礼，沈之年皱了皱眉头。

「奴婢去为客人奉茶。」我抓住机会，灰溜溜的往出走，和那个中年男人擦肩而过。

他微笑着看了看我。

我感到他的注视，低头走得更快了。

终于走到门口，小心将门掩好，正要转个弯儿开溜，却听见了那个男人的声音。

「然然姑娘能逗王爷开心。」

我听见沈之年的一声轻笑。

他没否定。

这个笑声倒好像是默认的意思。

我突然来了兴趣，在门口处站住了脚，偷偷听他们讲话。

「然然姑娘与那个人很像。」

那个人。

哪个人？

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想起沈之年好像说过类似的话。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可能跟我回去有联系。

但很奇怪，我暂时却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我突然想听听沈之年的回答。

「然然就是个小丫头片子，比不得的。」

呵。

我突然觉得心像被人揪了一下。

小丫头片子。

比不得的。

心中突然涌上来一阵酸楚。

原来我还真是穿来当了个替身啊。

最悲惨的就是替身了。

穿成个怼天怼地的恶毒女配也成啊。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真以为沈之年对我情根深种了。

甚至这几天还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厌了。

原书里的然然是个工具人。

我穿过来，依旧是个工具人。

是个帮沈之年回忆别人的工具。

对啊，他一开始就说了，留着我慢慢玩，我就是个玩物，能指望别人对我有几分真情？

我晃了晃脑袋，提醒自己别去想了，当务之急是找到回去的方法。

我晃晃悠悠回到卧房，有些伤感，坐在床上一阵发怔。

小翠看我有些失魂落魄，表现的很意外。

「王爷...今天这么快么？」

这小丫头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恶狠狠的刺了她一眼：「别跟我提王爷。」

我翻身上床，脸冲着墙。

不想多说话。

尤其是误会太多解释不清的时候，根本懒得解释。

小翠却直接过来，轻拍我的背。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王爷这么忙，偶尔表现不好也很正常嘛。」

我额上的青筋凸了凸。

一般古代这个年纪的丫鬟不是都很纯洁的嘛？

小翠这个丫头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啊！

40

我将伺候沈之年的活都换给了别人，自己宁愿去做些重活儿。

我不想见到他，但是好像如果要回去，沈之年口中的“那个人”至关重要，我又必须要见他。

好纠结。

我索性不去想。

因为我的刻意躲避，直到中秋节那天，我都没再见到沈之年。

却在晚上偷溜出府的时候，见到了沈易臣。

彼时他在静安王府外不远处徘徊，仍穿着一身白衣，乌发如墨，手执折扇，好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

他见了我，眼睛亮了一下，笑意盈盈：「就知道这样的日子，你不会在府中虚度。」

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沈易臣我总觉得很亲切，他总是笑得温柔，让人如沐春风。

我笑他：「这话说的，好像你一直在等我出来一样。」

他的脸蹭的一下红了。

我看着他的反应，一时有些奇怪。

「只是觉得能等到你。」

「什么？」

他声音太小，我只听见他嘟囔了一句，却没听见具体的内容。

「没什么。」他展颜一笑。

手中的折扇指了指前方。

「逛逛？」

「走吧！」

中秋节的夜晚，花灯连成片，湖上有人饮酒泛舟，街上公子执扇轻摇，佳人低头浅笑。

远处有喷火的杂耍，有捏糖人的商贩，我一时兴奋，拽起沈易臣的胳膊往前跑，跟他指来指去。

「看那儿看那儿！」

手上却觉得沈易臣肌肉一紧，他整个人好像僵硬地很。

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僵直的胳膊，还有他那绯红的脸颊，慌忙把手放开。

「对不起对不起。」

一时高兴，又忘了这是在书里，大家都比较保守了。

沈易臣抿了抿嘴：「没事。」

这一晚我们将整条街道逛了个遍，直到筋疲力尽也不想停歇。

回到王府上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正要进去，沈易臣却皱着眉，欲言又止。

「你怎么了？」

他轻咳一声：「没怎么。」

「肯定有事。」

他将头别过去，脸上又升起两道红云：「之前牵的好好的，后来怎么不牵了？」

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可能是指拽他胳膊的事。

我挥挥手：「我只是觉得你可能不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想多。」

我见他没有多余的反应，便指了指门口。

「我先回去啦。」

他看着我怅然若失。

我回身的时候却听见他轻声讲：「我...喜欢的。」

喜欢什么？

喜欢我拽他？

我背脊一僵。

这小子，不会对我有意思吧！

41

我刚进了门，府里就涌上来一堆人将我拉了去。

他们一脸责怪的表情：「你去哪了？」

我不知所措：「出去逛逛呀。」

「王爷说等你一起吃饭，等了好久呢。」

他？等我？

我撇了撇嘴。

唉。

该来的总会来，想躲躲不过去。

我去找沈之年房内找他，他坐在案前，面前一桌子的菜，好像没被动过一口。

他脸色阴沉的可怕。

「去哪了？」

「外面。」

「去干嘛了？」

「逛逛。」

他一步一步走向我，在我身上嗅了嗅。

「去见老七了？」

他眼睛眯得危险：「只有他喜欢熏这种香。」

「是。」

他的眼中黑云翻涌。

「又是他。」

他指着，手指发颤：「我就该好好管管你这爱惹是生非的性子。」

「王爷公务繁忙，无需抽出时间来管我一个丫头。」

他皱着眉头看我：「闹脾气了？」

我撇撇嘴：「我一个小丫头片子，比不得别人，不敢跟王爷闹脾气。」

话说出口，我有点爽，但也有点后悔。

我也不知道为何我会这么说话，而且这话说的没头没脑，确实有些僭越，我正想着怎么找补，却听见沈之年一声轻笑。

他轻柔地将我的头发撩到耳后，嘴唇微微勾起。

「我可以理解为，你开始有些在意我了么？」

我脸上发烫：「王爷胡说，我没.....」

他眼睛亮亮的，抬起我的脸，他的眸光闪烁，一眼就望到了我心底。

「没什么？」

「没在意我？」

还没等我搭腔，他却自顾自说上了。

「那就是在意我。」

他双手环起我，下巴在我颈窝蹭了蹭。

「就因为这个，几天都不理我？」

他的手在我身后，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确实是比不得别人。」

我心中一凉。

果然么？

「因为在我眼里，你就是你，不像任何人，也不用跟任何人比较。」

他抱着我前后晃了晃，声音带着些讨好：「消气了没？」

「...没。」

「那这样呢？」

他伸出手在我腰间挠痒痒。

我止不住的想笑，却竭尽全力忍住了。

他便伸出两只手挠我的痒痒，我也伸出手挠他的，最后我们两竟都蹲坐在地上笑成了一团。

我好像是不气了。

又总觉得不是这么简单。

谁知道呢。

42

第二天我起了床，刚推开门走出去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又被一只大手给推了回来。

我正诧异，抬眼看，门外站着的却是那日来找沈之年的中年男人。

他神色紧张：「王爷今日不在，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躲起来？

他不在，我就要躲起来？

我正懵着，门外有人用高亢的嗓音喊道：「贤妃到。」

贤妃？

这个人我有印象，她是沈易臣的亲娘，一直圣宠不倦，她的家族世代习武，三代为将，背后的势力不可小觑。

沈之年自幼丧母，皇帝后来又将沈之年过继给了她。

书中对她描写很少，但按照沈之年和沈易臣互相厌弃的情况来看，这个贤妃并不像她的封号那般贤惠。

那男人回头看了一眼，神色更加慌张，又伸出手将我往屋里狠推了一把。

他压低着声音：「快啊！」

我不知所以，就只能点了点头。

我躲在床边的衣柜里，小心将柜门虚掩，顺便听一听外面的动静。

「年儿不在么？」

我听见了一个略显沉静的女声，应该是贤妃。

接着是那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属下刚才看过了，王爷确实不在。」

原来他是贤妃身边的人。

那怎么感觉他和沈之年走得也很近？

又为什么让我躲起来？这个贤妃很不好对付么？

我听见一阵欢快的拍手声：「那可太好了！」

「我可以在他府上好好玩玩了。」

玩玩？

玩什么？

我听见吱嘎一声门响，透过虚掩的缝隙，我看见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衣着华贵的妇人走了进来。

他们进了我和小翠的屋子。

「叫府上的下人们全都过来这里。」

没过一会儿，府上的下人就都规规矩矩地跪在了她面前。

仅除了我。

透过狭窄的缝隙，我看见贤妃一步一步在下人们身边徘徊，似乎寻找着什么。

不得不说，她是个十分美艳的女子，衣着端庄，长发如瀑，红唇如血，每走一步，头上佩戴的翠珠都跟着轻轻摇动。

走了一圈后，她一双秀眉皱在一起，似乎有些恼怒。

「不对不对，都不对。」

她气急败坏。

「怎么回事，不可能错的！」

她扫视了一下，眯起了眼睛：「难道有人藏起来了么？」

42

她拽着小翠的衣领，把她提了起来。

「可还有别的丫头？」

小翠浑身发抖，摇头如拨浪鼓：「没.....没了。」

贤妃松开了手，笑起来美艳不可方物。

「好吧，也许是我多虑了。」

小翠被贤妃放开，颓坐在地，浑身抖成了筛子。

贤妃往出走了几步，她身后的侍卫却未动分毫，默默抽出了佩刀。

手起刀落，血溅当场。

小翠的头咕噜噜的滚到了衣柜前，与我面对面，而她光秃秃的身子仍跪坐在原地，也许仍没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分了家，还在微微颤抖着。

「我不喜欢被骗。」

随即贤妃转头微笑：「你们还想要骗我么？」

小翠苍白的脸与我对视着，她的脑神经好像还留有活性，脸上的肉不断在抽动。

我捂住了嘴。

身子一抖，柜子发出声响。

「那里有人么？」

贤妃敏锐的转过了头。

她向我走来。

一步两步三步。

她停在了柜子面前，我甚至闻见她身上浓烈的花香，看得见她身上昂贵的布料。

她在衣柜前晃了晃，却绕了过去。

我听见她掀起了床帘，惊喜的叫嚷。

「抓到你了！」

随即她的音调又陡然降低：「什么嘛，没在这里。」

她的声音充满失落：「你们接着问。」

我猛的将门推开：「别问了，我在这里。」

她见了我，眼睛一亮。

43

我的眼睛被他们用黑布遮上，塞进了车里。

一路不知颠簸了多久。

直到眼上的布条被扯下来，强烈的光亮让我不自觉的眯上了眼睛。

眼前是一片广阔的花园，花园里的花有红的有紫的黄的，千奇百艳，一朵压着一朵，盛放着院子里装不下的艳丽。

但是过犹不及，因为花开太盛，反而显得过于扎眼和喧宾夺主。

花园正中央立着几根雕龙画凤的柱子，虽然看得出雕刻精细，但摆在花园里总显得有些怪异。

贤妃热情的拉着我去赏花。

「你看这些花，好看么？」

她表情带着病态的狂热，身上刺鼻的香味一下子涌进我的鼻腔，让我很不舒服。

我木讷的点了点头。

她满意地笑了，接着转头对手下说：「该施肥了。」

话音刚落，一人拿着一个木盆走了出来，我料想肥料的气味必然难闻，便下意识的捂住口鼻。

很奇怪，没闻见臭味。

我松开了手，却见那人将一只只白嫩纤长的手埋进土里。

这.....就是所谓的肥料？

这些花竟都是这样长成的？

我再抬眼看那些花竟觉得像是地狱里盛放的曼陀罗，盛放着腐朽与死亡的气息，极致美艳却又极致危险。

我难以置信的转头看贤妃。

她的脸上绽放着兴奋的光。

「见过这种肥料么？」

我步步后退。

没见过。

怎么可能见过？

那样的一双双纤纤玉手，应该用来抚琴奏乐，应该用来挥洒水墨，或者是指尖弯起，为心爱的男子跳上一曲惊鸿。

而不是埋在土里，滋养这些一年中只会绽放十几日的花。

我想象不到这双手的主人该是多么痛彻心扉。

贤妃方才还笑意盈盈的脸瞬间变了脸色，阴恻恻的看着我。

「见都见过了，你准备好了么？」

44

我被绑在了花园中央的一根柱子上。

真是造孽，刚才还觉得它们好看，现在就和它们亲密无间。

柱子上有几处挖好的凹陷，蜿蜒蜿蜒像一道道细长的沟渠。

贤妃饶有趣味地看着我：「我们打个赌好么？」

「看年儿会不会来。」

「我能说不赌么？」

她掩唇大笑，眼角的细纹明显：「当然不行。」

那你还问我好不好？

我觉着自己浑身冰冷，如坠冰窟。

这变态女人，沈之年会不会来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自己快被她玩死了。

一位神情木然的侍从走过来，他用蛮力将我的手固定在柱子上，接着挥舞着小刀在我腕上狠狠划了一下。

我疼的呲牙咧嘴。

太疼了！

那种血肉剥离的痛感，无可奈何的绝望，一时间沿着我的血脉侵入我的大脑。

体内的血液涌出，沿着柱子上的沟渠，一点一点流向花园里。

原来我的血也是肥料。

我看着这些花开的茂盛，就像是面带着微笑的食人魔鬼，簇拥着我，将我一点点分食。

我抬头看了看蓝天，还有太阳照射下来的光亮。

意识渐渐有些不太清晰了。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要是能死在花园里，也还挺浪漫的。

「他怎么还不来！」

贤妃气急败坏，我抬头迷迷蒙蒙地看了她一眼。

她气的直跺脚。

「我等不及了。」

她向身边的侍从眼神示意，侍从点了点头，向我走过来。

他又在我的另一只手腕上豁开了一个口子。

很奇怪，这次好像没有上次痛了。

我只是闷哼了一声。

我觉着自己体内的血液在汨汨流动，流出我的身体，滋养花田。

来生能做朵花么？

我的意识已经不太清晰了，我觉着自己好像快睡着了。

45

「然然！」

「然然！」

我听见有人在叫我，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见了旁边的沈之年。

他急切的撕扯身上的衣服，想为我包扎伤口，奈何布料太顺滑，一次次从手中滑落，最后他只能无措的用手将伤口堵住。

贤妃猛嗅了一口花香：「年儿可是忘了规矩了？」

「我没松口让你进来，怎么就进来了？」

沈之年手上的动作一滞。

「忘了擅闯宫殿是什么罪名了么？」

她的广袖一挥，四面的亭台楼阁上竟站满了手执弓箭的黑衣人，他们拉弓如满月，将箭头对准了沈之年。

沈之年跪地，遥遥地向贤妃一拜：「年儿只是想请求母妃放了然然。」

贤妃缓缓的向我们走近，最后蹲在了沈之年面前。

她一脸无辜：「放她走了，今天的花肥就不够了。」

沈之年不卑不亢，对上贤妃的眼眸，从袖中抽出一柄短刀，在自己的肘弯处狠狠一抹。

「母妃还缺多少花肥，都由我来还。」

我看见沈之年白皙的肘弯处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汩汩的鲜血涌出，流到地面。

我心中一痛，想喊他却喊不出声音。

贤妃却拍手笑了。

「年儿这般表现，倒是我这个当娘的不对了。」

她上前爱惜的摸了摸沈之年的脸：「母妃只是听说你最近收了个玩物，想看看好不好玩而已。」

「你若是舍不得，拿走便好了，何必大动干戈。」

沈之年面色苍白，抿了抿唇：「母妃说的是。」

贤妃满意地站起了身，理了理自己绣工繁复的广袖：「年儿要乖哦，还记得母妃吩咐的事么？」

沈之年一直保持着低头跪拜的姿势：「记得，年儿一定照做。」

贤妃又拍了拍手：「还记得年儿是母妃的什么么？」

「玩物，年儿永远是母妃最听话的玩物。」

贤妃轻哼一声，面色一凛：「希望你是真的记得。」

她垂眸俯视着地上的沈之年：「别忘了。」

她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沈之年。

「我一直看着你呢。」

46

颠簸，不停的晃动。

我再次醒来时，眼前是沈之年那张没有血色的俊脸，头顶是木制的车棚。

已经在往回赶了么？

沈之年声音哑然：「然然.....」

我向他无力的笑了笑。

低头却看见他在为我包扎。

我抽了抽嘴角，他的手艺我实在不敢恭维。

我一个大活人愣是被他包成了木乃伊！手臂上面缠了不知道多少层布料，抬起来都费劲。

都这样了，他还在往上面加布条。

真的大可不必。

我扒了扒他的手，轻声道：「可以了。」

他看着我，神情分外认真：「还不行。」

这还是那个连药都不上的沈之年么？

车子猛的晃了一下。

沈之年的手也跟着颤了一下，刚包扎上的布条歪了。

「该死！」

他冲外面的车夫喊：「车若是再颠，回去便将你极刑处置！」

车子突然慢了下来。

我见沈之年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睛红红的，像是要渗出血来。

我用尽全身力气抚了抚他的额头。

「我没事。」

他将我揽入怀中，用力箍着我：「是我不好，我不该出去，不该让她发现，不该留你在府上……」

「我真的没事。」

他轻吻我的头发：「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再也不会。」

47

回去之后，沈之年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他回来的时候眉间总带着疲惫，眼中好像有积年未化的冰雪。

我不知道他去干了什么，也不能问。

只能像从前一样，每天忙活着。

直到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本来温热的被窝突然一凉。

我被揽进一个冰冷的怀抱。

好家伙，我直接被冰的打颤。

我想呼叫，嘴却被一只大手捂住，接着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

「别动，让我抱一会儿。」

是沈之年。

他怎么有半夜掀人被窝的癖好？

没等我问，他的唇已经沿着我的肩颈一路摩挲，来回辗转。

良久。

久到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温热。

我飞快眨着眼睛，心中好像有无数只蝴蝶在横冲直撞，让我不得安生。

接着一个沉静的声音响起。

「累了，睡吧。」

哎不是。

就睡了？

就这？

就这？

我不知为何，竟有些沮丧，身子往里挪了挪，沈之年却轻声笑了一下。

趴在我耳边说：「怎么？有些失望？」

我脸上一红：「谁.....谁失望了。」

他又浅笑了一声，随即我身后响起窸窣窸窣的脱衣声响。

「来吧，今日我舍命陪然然。」

我连忙起身将他手按住：「我的爷，大半夜的，别闹腾了。」

他将我的鬓发掖回耳后，眼神如春水般轻柔：「听然然的。」

我背过身去，隔着薄薄的衣料，沈之年温热胸膛紧挨着我的脊背，我心慌得很，开始睡不着了。

沈之年却不以为然，在身后揽着我，玩着我的手指。

我问：「王爷不回房么？」

我腰间一紧：「好大的胆子，竟敢撵起我来了。」

他随即在我腰间挠痒痒。

「知错没？」

我笑的上气不接下气。

「好好好，奴婢知错了，奴婢不赶王爷走。」

他轻哼了一声，将我的手牵起来，就着月光细细的看。

「多干净的手啊。」

我没敢告诉他其实我刚才小解完没洗手。

「我的手再不会这样干净了。」

我扭头看他，却见他眼中有若隐若现的雾气。

他鼻尖的气息扑面而来，有淡淡的酒香。

看来是吃了酒了。

他把脸埋在我颈窝中。

「然然你觉得我是个怪人么？」

我皱了皱眉头。「王爷当然不是。」

他抬眼看我，眼中夹着细碎的光：「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我娘也是个怪人。」

我抚摸他的眼睛和鼻梁：「王爷怎么会怪呢？王爷长得这样好看，王爷的娘亲也一定是个大美人。」

「她若不是个美人，倒还能过的快活些。」

我不知所以地看着他。

他摇了摇头，冲我凄然一笑：「但她太美了，让我父皇生了情，将她收入后宫。没多久他又听信小人的谗言，认为她的血脉不吉利，将她打入冷宫，让她郁郁而终。」

我怔然。

渣男！

十足的渣男！

「我本以为我会和她一样，在冷宫里过一辈子。」他的眼中雾气更浓。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那样要比现在更快乐些。”他看向我，眼睛湿漉漉的，引得我心中泛起疼惜。

「我记得有一年，西域进贡了一匹凶兽，美其名曰想让中原的武士们大显身手，驯服它，实则是想让父皇下不来台，再大肆宣扬我中原无人。」

「上去挑战的人死的死，残的残，后来就没人敢去了。」

「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要上去，我还要赢，我和阿娘没有不吉利，我要为阿娘挣脸面。」

我心中一酸：「后来呢？」

「我赢了...也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半个月！」我惊叫，那得受了多重的伤啊！

「再然后母妃找到了我，央求父皇将我过继给了她。」

「那半个月大家都争抢着来夸奖我有多厉害，但是...」

他哽咽了一下。

「但是什么？」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有一个人问我疼不疼。」

「从前总盼着能有人问我疼不疼。」他自嘲一笑：「但慢慢受的伤多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疼不疼了。」

我心疼的扶了扶他光洁的额头。

他很受用地在我掌间蹭了蹭。

现在的沈之年一点一点将自己的伤口揭开来给我看，与以往嚣张的他不同，脆弱得惹人怜爱。

「我一直被人控制，名声不好，没有人愿意投奔我。」

「所以我没有心腹，没有家人，亦没有朋友。」

他的目光悲戚。

这话语气虽淡，却是我此生听过最最寂寥的一句话了，他娘亲死的早，爹又那么渣，好不容易有个继母，对他又都是利用，家人如此，朋友更不用提，依他那个近我者杀性子，谁会想跟他做朋友。

所以他难过的时候，就只会看月亮么？

电光火石之间，我一时间不知怎么应答，便指了指月亮：「王爷还有月亮啊。」

他没有看月亮。

而是勾起嘴角，目光黏在我身上：「有你在，我就不想看月亮了。」

我沉默半晌，不知如何搭腔，因为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生在现代，长在现代，在书里不过数月，始终是个过客。

我悄咪咪地问了一句：「若是有一天.....我也不在了呢。」

又是好一阵子的沉默。

「那样的话，就算是月亮也不顶用了吧。」

48

沈之年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后来他已经沉沉睡去了。

两个肩膀还露在外面，我想为他掖一掖被子，谁知却摸见床下湿漉漉的。

我伸出手一看，是血。

我慌忙掀开被子查看，原来沈之年身下半张床铺都已经被血浸湿了。

他身上有伤！

伤成这样也不用药么！

还跟我谈笑风生了半天！

我颤着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像是块烙铁一般，又推了推他，他竟然已经没了反应。

该死！

我下了床想看看他身上的伤，奈何他身子太重，我根本抬不动，只能小心翼翼的帮他把衣服脱了，只见他腰间一道明显的刀疤，皮肉向外翻着，还在汩汩流着鲜血。

不行，得去找大夫。

我正要出去，手又被扯住了。

「别走。」

这位大哥！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坚持什么啊！

我转念一想，现在夜已经深了，去哪找大夫？就算找到了，到王府上也要个把时辰，估计等大夫到了，沈之年也成了干尸了。

我咬了咬牙，还是将自己的药箱搬了出来。

我颤着手给他上药，但药粉每上一层，就被血给冲掉一层。

只能硬着头皮拼命撒，我一边用白布条按住沈之年的伤口，一边闭着眼祈祷。

血可千万要止住。

一定要止住。

拜托了。

49

一直折腾到了早上。

天已经蒙蒙亮了，沈之年的血算是止住了。

烧也渐渐褪了。

我松了一口气，倚在床上，差点就要哭出来，这货的生命力还真是顽强，我差点儿以为他就要撒手人寰了。

不知不觉我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自己面前摆着一张大脸，笑咪咪的看着我。

我惊坐而起：「你还笑！」

我想起他昨晚伤的那样重，眼泪不自觉在眼眶中打转：「是不是贤妃拿我要挟你？」

「她要你出去拼命。」

他伸出手抹了抹我眼角的泪，虚弱一笑：「你哭什么？我命硬着呢，怎么都死不了的。」

还在嘴硬！

什么死不了！是人就会死的！

他还在笑！

我的手直发抖：「若不是我发现了，你怕是要死在我床上。」

「那我死得其所，做鬼了也要天天抱着你。」

还有心思开玩笑！

这个时候了还在不正经！

我声音也在发抖，想惩罚他这无所谓的态度，所以伸手去打他，但是又怕打疼了他，最后落在他身上就只有轻轻的一下：「我跟你正经事儿呢！」

「逗你开心就是正经事啊。」他认真道。

我眼泪都要冒出来了：「你到底是去做什么了？怎么会伤地这样重？」

他终于严肃起来，将脸别了过去：「说出来你会讨厌我的。」

50

但我还是知道了。

柳侍郎家上下一家惨死，死的那天晚上，沈之年去过。

一家老小，算上下人几百口的人命，就这样一夜之间全没了。

我知道这在书中就只是寥寥几个字，或者是几句话，但我现在越来越分不清现实和虚幻，本来快乐富足的一家人，怎么能说没就没呢？

我问沈之年：「他们家有老人小孩么？」

他垂着眸，不看我：「有。」

我怔了怔。

「这就是贤妃要你做的事？」

这就是这个世界，位高权重者杀人如麻，地位低微者稍有不慎就会丧命。

没有丝毫的道理可言。

我不自觉向后退了几步。

沈之年依然平静：「刀口舔血，这就是我的生活。」

「那.....你喜欢这样的生活么？」

他冲我惨然一笑：「我没得选。」

没得选？

也对，就算在现代，我们大多数人也没办法选择自己的生活，但谁会希望自己整天与杀戮打交道？

难道沈之年的生活就是如此么？就是整天看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看着与自己无关的人倒下，再看着他们充满恨意的眼神，直到他们的生命渐渐流失。

这就是他一直睡不好觉的原因么？

因为挣扎，因为痛苦，因为害怕，但是没得选。

「有法子不这样么？」

「母妃留着我，便是要我做这些肮脏事，不然就没有我存在的意义。」

他沉默一会儿：「我要为老七扫清路上的拦路石，这是我的命。」

一时间我竟平静下来了，要成就帝王霸业确实如此，要踏遍尸山血海，要对反对自己的人痛下杀手，哪怕这些人同样是大千世界中的一条无辜性命。

但为什么是沈之年？

贤妃要自己的儿子光风霁月，却要沈之年杀孽深重，要沈易臣万人敬仰，却要沈之年万劫不复。

凭什么？

我一时语塞，只能颓坐在一旁。

终于知道了一句“没得选”里面包含着多少无奈。

过了好一会儿。

「我们去给柳家人烧柱香吧。」

「好。」

「还有小翠，要给她多烧几根，她能吃。」

「好。」

51

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

但很奇怪，自从那次沈之年受伤之后，只要我每天早上推开门，都能看见沈之年站在我门外。

我就奇怪了，他没事做么？

他的梦想是做一名看门老大爷么？

我很不解。

所以有一天，我没按时出来，而是躲在门后悄悄注视着他。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听见沈之年在门外焦急的踱步，来来回回。

我有理由怀疑，地面都要被他磨平了。

终于他推门而入：「然然。」

我躲在门后，他没看见我。

他四处找寻，焦急得很：「然然。」

「然然。」

我看他急得汗都出来了，懒洋洋的回了一句：「找我干嘛？」

「天天在我门前守着，王爷没事做？」

他见我还在，终于露出了微笑，随即低头小声道：「只是怕你不见了。」

怕我不见了？

我恍然大悟，难道那天晚上我那句“假如我也不在了”触动到了他，所以他要每天确认我还在不在么？

我有些沉重：「我一个大活人怎么会突然不见？」

他没吭声。

我打趣：「要不找个绳子把我俩拴上，我们天天绑在一起，免得你担心我不见。」

他居然转头，惊喜道：「真的可以么？」

啥？

老哥！

我开玩笑的！

事实证明，他没get到我的玩笑，虽然他没找草绳将我们栓上，但是却用手牵着我，走到哪里牵到哪里。

我实在受不了，手都攥出汗了。

「王爷，我手酸，能不能休息一会儿。」

「可以。」

于是他松开了手，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心。

他又换了一只手牵住了我，冲我挑了挑眉：「这样总行了吧。」

行。

王爷您真行。

一起吃过晚饭之后，我陪着他一起看书，下棋，喝茶，多半时间他都很安静。

我直打瞌睡。

我坐不住啊！

眼看着天越来越黑了，我都困得不行了。

他还不松开！

还不松开！

我拽了拽他：「王爷，天黑了，奴婢该回去睡觉了。」

他疑惑：「我这儿是没床么？」

行，您这儿有床。

但床上有你啊！

我在乎的是床不床的问题么？

他看了看我，眼神温柔的能掐出水来：「你若是倦了，我们一会儿就睡。」

他还用了个我们。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连连摆手：「王爷，我睡觉打呼的！」

「我不怕吵。」

「我说梦话的！」

「我睡的很死。」

「我会挤人的！」

「我的床很大。」

行。

我羴不过您。

我准备不多说，自行离去，他的手却还死死拽着我。

我铆足了劲往前冲，像极了一头耕牛。

回头一看，我的手还嵌在他手里，纹丝未动。

呵。

我索性直接跳上了床。

谁怕谁啊！

他轻笑出声。

「就这么上来了？」

「王爷不让走，我有啥办法？」

「就不怕我对你做点儿什么？」

我翻了翻白眼：「王爷天姿国色，做什么都是王爷吃亏，我怕什么？」

他伸手要来摸我的脸，却被我略带敌意的眼神逼了回去。

不得已他又将手缩了回去。

我面对着墙，往里挪了挪：「咱两谁都别影响谁。」

本来想相安无事睡，奈何半夜打了雷。

鬼知道那天明明天气晴朗，到了半夜雷声却震天响，响到我觉着整个床板都跟着动了动。

一道闪电劈过。

我吓得浑身一缩，直接钻进了沈之年怀里，头顶着他的胸膛一阵摩擦。

我听见他一声轻哼，他拍了拍我的背：「你怕是要在我身上穿个洞出来。」

我抬头，他正垂眸看我，眼中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愫。

他的手在我背上抚了抚，声音带着蛊惑：「要不，做点儿什么？」

我一愣。

做就做！

我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对着他粉嫩的薄唇毫无章法地摩挲。

直到我感知到口中淡淡的血腥味儿。

我起身看他，略喘着粗气。

他头发披散，皮肤白皙，两片唇瓣被我蹂躏地分外红艳，不像个王爷，倒像个艳绝天下的小倌。

他的声音带着蛊惑：「怎么停下来了？」

我脸上一红，有些尴尬：「我...我不会了。」

他坐起身，抬眸看着我，睫毛根根上翘而分明：「我教你。」

他的唇贴了上来，慢条斯理的在我唇上来回辗转，湿滑的舌头伸进我的口腔，挑弄着我口中的每一寸神经。

他的吻太过灼热，手在我的身上游走，我们的气息缠绕在一起，一时间呼吸有些错乱。

我推开他，脸已经滚烫：「等...等一下。」

我气已经喘不匀：「等...等一会儿，我再试试。」

他略带着茧的手隔着我薄薄的衣衫，沿着我的背脊一路向上，直到扶住我的脖颈。

他温热的唇又贴了上来，哑然道：「我等不了了。」

一个翻身，他将我压在了身下。

他将我的腿放在了他的颈窝，我觉得分外羞耻：「王爷，不行。」

他嘴唇勾起：「哪里不行？」

他的手指在作乱：「这里不行？」

我想叫他停下来，一出口却成了娇嗔和呻吟。

那天晚上，他灼热的气息一直包绕着我，每当我认为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又会欺身上来，他的每一次亲吻每一寸抚摸都让我微微战栗。

直到精疲力竭。

54

结束的时候，我拽起锦被遮住了脸。

他托着腮看我，一张俊脸从眼尾到脸颊都染上了淡淡酡红，一缕头发贴在锁骨上，白皙紧实的肌肤上渗着细密的汗珠。

他把被子从我脸上拽了出来。

「怎么？怕我？」

我又用手遮住了脸：「奴婢害羞。」

「还知道害羞，我是没累着你？」

他伸手在我腰上掐了一下。

我背过身去，不瞧他。

他一双有力的长臂又将我裹住，胸膛紧贴着我的后背。

「刚才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一想起刚才的场景，脸颊发烫。

人设崩了，彻底崩了。

我一个新时代女性，不敢谈恋爱的乖乖女，居然在沈之年身下辗转承欢？

我？和沈之年？

虽然心里慌得一批，但输人不输阵，我理不直气也壮：「我才怎样了！不挺好的么！」

他在我的肩胛骨处轻啜了一下，声音带着点哑，又拖起了长音：「嗯.....」

「我忘了。」

他贴在我耳边：「要不，再来一次？」

我吓的浑身一颤，可别再来了.....我浑身酸得要死。

他的手却贴着我大腿内侧不断向上：「我帮你回忆回忆。」

还没等我拒绝，他的唇又贴了上来，双手将我按在了床上。

芜湖.....

又来了.....

55

这几天我实在腰酸背痛的很。

说实话，我不想起床，整条腿都在发抖。

但是不敢不起床.....

一旦我想赖床一会儿，沈之年就会凑上来，他要是凑上来，我便会垂死病中惊坐起。

弄得他哭笑不得。

就连铺床的时候，他也要贴上来。

我将床帘撩起，被子叠成方块儿，沈之年就凑过来，在背后拥着我，一只手在我胸前上下游走。

影响工作进度不说，屋子里伺候洗漱的婢女们还在那儿站着呢！

我用胳膊撞了撞他：「还有人呢。」

他脑袋一歪：「怕什么？」

手直接滑进了我的衣襟。

我连忙用手捂住，拍了他的手一下：「王爷的手不老实！」

「昨夜还说舒服呢，今天怎就.....」

我慌忙转身捂住他的嘴，嗔怪道：「王爷！」

他眼睛眯了眯，示意我松手。

我用眼神威胁他，将手放了下来。

他却张开了手臂，像个护崽的老母鸡：「刚才别人选的衣服我不喜欢，你再替我选一件。」

他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长衫，衬得整个人潇洒俊逸，其实别有一番风采，只是我知道这家伙天生喜欢黑色，白色的衣服他可能真的不喜欢...

但是！但是！这衣服已经穿上了，又要脱下来，然后再换上别的，这是何等的大费周章！

我简直跳脚：「王爷一时不折腾我便浑身难受！」

话一出口，我品出些暧昧的味道。

眼睛瞟了一眼四周伺候梳洗的婢女们，她们倒还站的恭恭敬敬，我却开始脸颊发烫了。

沈之年挑了挑眉，低头对着我的眼睛：「你说的对，我一会儿不亲你，便浑身难受。」

再一抬眼，门口站着的婢女们已经知趣的退出了房间。

留我独自尴尬。

沈之年这个行走的尴尬制造机。

造孽啊！

56

沈之年将我拉进了怀里，我头上一沉，脑袋上多了个物件。

我用手摸了摸，滑溜溜的，像是个簪子，又不太像。

沈之年望着我，目光缱绻：“送你的。”

“你在我头上插的什么呀”

沈之年伸出手指刮了下我的鼻子：“这叫插翅难飞。”

他抱着我的手紧了紧：“以后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谅你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白了白他，至于么，这个小同志说情话的本事有待提高啊！

我将头上的东西摘下来看了看，呆若木鸡。

这东西黑不溜秋的，怎么看也不是个簪子，也不知道沈之年怎么会突发奇想把它插在我头上。

还插翅难飞，怎么想的？

这尼玛就是支笔啊！

晨光的logo还在上面呢，简直不要太显眼！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沈之年却摇了摇我：“喜欢么？”

喜欢，又不喜欢。

喜欢是因为我终于见着个现代的东西，证明我离回去，又近了一步。

不喜欢是因为，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这东西是从谁那儿得到的。

我有些闷闷的：“那个人送的？”

他怔了怔：“嗯。”

居然拿旧情人的东西讨好我，亏他想的出来。

我没吭声，他又垂眸看我：“吃醋了？”

你说呢？

你说呢？

“没有。”我没好气的说。

但转念又一想，沈之年成长起来的这样孤独和艰难，如果他的生命中曾经出现过一个人，给他黑暗的生活带来过一丝光亮，让他能片刻忘记自己的不幸，这该是件开心的事。

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我也会一直记在心里的。

我吸了吸鼻子：“她是个怎样的人？”

沈之年愣了愣，随即笑了笑：“你会知道的。”

“你心里一直记着她？”

沈之年捧着我的脸，一字一句道：“我等了她好多好多年，从日出到日落，从年少到现在。”

我将脸扭了过去，不想再听。

好气呀！书里的男人不招人喜欢，半点儿求生欲都没有。

“王爷公务繁忙，就别在这儿跟我腻歪了。”

他将我的醋意尽收眼底，却好像笑得很开心，捧着我的脸将我的头扭了过来：“怎么这么酸？可是谁家的醋坛子打了？”

“奴婢就是这样，王爷早该知道的。”

我从他怀里抽出来，故意拿起扫帚扫的室内飞尘四起，沈之年的白衣被我扫了一身土。

“快走快走，醋坛子要打了，再溅了王爷一身。”

他抖了抖袖子，故意装的很严肃：“我若知道你是这样，就该将你射死，淹死，免得像现在这般气人。”

我气的直叉腰：“王爷现在也可以将我射死，淹死，反正然然就是一个小丫头！犯不着忌讳什么！”

他眉毛拧在一起：“你以为我舍不得？”

“随王爷的便。”

“唉。”我听见一声叹息，我被拉进一个温热的怀抱，沈之年的下巴搁在我头上，还蹭了蹭。

“我就是舍不得。”

他抱着我左晃右晃：“然然，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开始欺负人了。”

我撇了撇嘴，不置可否。

欺负的就是你！

让你心里装着别人！

我心里装着刘昊然王俊凯蔡徐坤朱一龙罗云熙的事儿我说了么？

57

晚上，我将那个“插翅难飞”放到枕头底下了。

我想离自己从前的世界近一些。

但是在这里这么久了，竟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也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沈之年，沈易臣，小翠，甚至于贤妃，他们都性格迥异，都有自己的爱恨嗔痴，如果说从前我的确把他们当作是纸片人，现在却总觉得有些不一样了。

窗外燃起了烟花。

漆黑的夜空被点亮，一朵，两朵，三朵四朵，整片天空都被烟花占满，五彩缤纷，美丽异常。

我趴在窗子前看。

要是以前小翠在会与我一起看的吧，她那么聒噪，一定会叽叽喳喳个不停吧。

我想着想着，不知为何，困意袭来。

我竟然就着缤纷的烟火和徐徐的清风，入了梦。

梦里，是一层层遮人眼的迷雾。

我穿过了迷雾，见到了一扇门，走进去。

眼前是书桌，小猪佩奇的床单，毛绒玩具还有粉红色的窗帘。

这是我的房间。

我正在床上躺着，手边放着我的手机，手机上满屏的文字，却是我看的小说。

我.....

我回来了么？

我推开门大嚷，跑到客厅，看见家里的电视还放着新闻，妈妈正在厨房做饭。

我回来了？

我跑到厨房抱住我妈的腰，她十分嫌弃的让我靠边儿站。

她说我是不是睡了一觉睡糊涂了。

我只是睡了一觉么？

现在是梦还是现实？

我掐了自己一下，会痛！

是现实！

我真的回来了么？

我坐在凳子上一阵恍惚，难道我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个梦？

沈之年，沈易臣这些都是梦么？

冷风一吹，我身上一凉。

我打了个哆嗦。

耳边是炮竹声响。

我睁开眼睛，面前是雕刻繁复的窗棂，漆黑的夜空遍布着烟火。

我又回到书里了？

我绷直了身体，不知所措。

到底回去是梦，还是这里是梦？

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想起之前自己昏过去的时候，也曾回过家。

难道说两个都不是梦？

只是睡眠让我和两个世界建立了联系。

而且不受我自己的控制。

我望了望四周。

如果我能够通过睡眠回去的话，假如我一睡不醒呢？

是不是就再也不会穿到书里了？

我心中了然，突然有了一种预感，我快要回去了。

58

心情一好，我起身出了王府，想近距离看看烟花。

毕竟回去了就没得看了。

心里面却也在奇怪，这明明不是什么节日，怎么会有人放烟花呢？

出了门找见王府外一个角落里，一个白衣男子面前摆着好几个烟花桶，很认真的望着天上的烟火。

是沈易臣。

他还真是有闲情雅致。

我绕到他身后想吓他，他却抢在我前面转了身，他对我笑了笑：“早就看见你了。”

“今天什么日子，为什么放烟火？”

“没什么特别，喜欢而已。”

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话说你总在王府外面转，怎么都不进来的？”

沈易臣面色一僵，无奈道：“我与五哥关系不好的。”

我自觉说错话，连忙噤声。

对啊！沈易臣和沈之年关系怎么可能会好？沈之年出生入死，沈易臣坐享其成，贤妃那个女变态再搞点儿区别待遇，把沈易臣当儿子捧在手心里，沈之年就当玩物自生自灭。

这两人从小到大积累出了一堆矛盾，关系怎么可能好。

空气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并且有些尴尬。

我只能没话找话：“你看你看！”

我指着天上最大的一朵的烟花，示意沈易臣看。

但他没看烟花，却在看我。

我对上他的目光，脸色一红：“王爷自己放的烟火，自己都不看的么？”

他展颜一笑：“我看的也是烟火啊。”

他将我的脸掰过来，对着我的眼：“你说的烟火是世人的烟火，我说的烟火是我自己的烟火。”

他的目光炯炯：“我的烟火只能我自己瞧，别人都瞧不去的。”

我望着他那双真诚的双眼，黑色的瞳仁里有我，有烟火，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我扭过头来，尬笑了两声。

过了一会儿，等到烟火都放完了，我和他蹲在地上收拾。

我低着头：“王爷，世上美好的女子千千万，比我漂亮，比我知书达理的有好多，她们肯定都愿意做王爷的烟火，为王爷绽放。”

沈易臣身子一僵，垂了头，长长的睫毛垂落，好像一柄小扇子。

他笑地落寞：“我该知道的，你的心在五哥那儿。”

我将他的落寞尽收眼底，轻轻拍了拍他：“王爷，你从小便有很多人喜欢，现在更是受万人爱戴。”

“但是之年同你不一样，之年从小就没人喜欢，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喜欢。”

我望着天空，方才还热闹非凡的天只剩下一片漆黑，寂静无声。

我心中突然联想到，若是我回去了，沈之年就连我这一个喜欢都没有了。

心里突然有些发酸。

我叹了一口气：“若是我都不喜欢之年了，恐怕世上再也没人喜欢之年了。”

沈易臣望了望自己的手，喃喃道：“所以真的不可以么？”

“中秋节的时候我等了 you 一天。”

“我知道。”

“今天也是。”

“我也知道。”

他的眼中带着雾气：“今后我再也等不到你了，对么？”

我见他低落的样子，总觉着自己有错，正想要安慰，却被人打断了。

“七弟好兴致。”

59

沈之年面色阴沉，向我们走来。

虽然他嘴角带着笑，但我总觉着这大哥心里想的是怎么把我拉到小树林一顿狂射。

“七弟大驾光临，怎么都不进来吃茶？”

沈易臣皱了皱眉头：“天色太晚了，不敢打扰五哥。”

“不想打扰我，却想打扰这小丫头。”沈之年望着我，眼中黑云翻涌。

手指在我地脖颈处上下抚摸，随后在那里轻吻了一下，抬眼望向沈易臣。

“你这么晚打扰她，我会心疼的。”

我因为沈之年的公开挑衅，身子一僵。

我不自觉推了他一下。

沈易臣见我反抗，眉头拧成了疙瘩：“五哥，她不喜欢这样。”

沈之年低头笑了笑：“我府上的丫头，还轮不到七弟来管吧。”

剑拔弩张，剑拔弩张。

形势十分危急。

我眼睁睁看他两打嘴炮，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连忙上前制止。

我拦住沈易臣：“七王爷快回吧，我没事的。”

沈易臣眼中带着疼惜，望了望沈之年：“他那样对你。”

沈之年挑了挑眉。

我叹了口气：“七王爷再呆一会儿，他还指不定怎么样呢。”

沈易臣深吸一口气，估计是深以为然。

想来也是十分了解他哥。

我几度向他表明自己没事，向他猛挥了挥手，他才悻悻而去。

解决掉一个麻烦，我却不太敢回头。

我只觉着头皮发麻，后背一阵阵发冷。

因为后面一个更大的麻烦等着我呢。

沈之年阴冷的声音飘过来：“长能耐了，刚才这是在夜会情郎？”

60

我尴尬转身，拉起他的手：“我不是只有你一个情郎么？”

他眯了眯眼睛，抓起我的手，将我往卧室带。

他今天手劲儿大的惊人，步子迈得也大，我一路小跑才勉强跟得上。

回到房间他将我抵在墙上，想要亲吻我的脖颈。

我用手推他，嗔怪道：“王爷。”

他的头放在我的颈窝，哑着嗓子：“嗯？”

“王爷干嘛这样。”

“做记号啊，免得你老是招人惦记。”

他摸了摸我的头发，眼睛牢牢的看着我：“你是我的。”

我回望他：“王爷，我谁的都不是。”

他皱了眉头：“顶撞我？”

“难不成你真喜欢老七？”

我摇了摇头：“我与五王爷只是朋友。”

“那你为什么总是和他纠缠在一块儿！你还说过你愿意为他死！”
他的情绪突然激烈了起来。

我望着他，无力的摇摇头：“王爷，这些都不重要的。”

我心中突然想起方才的经历，想起家里，还有爸妈，再看一看沈之年。

心中突然涌上一种悲凉的感觉。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虚妄，我早晚要回去的。”

61

沈之年不可置信的望着我，半晌，说不出来一句话。

他步步后退：“你.....也觉着我是假的？”

我答不上来。

他是真的么？

但是他明明只是书中杜撰出来的角色，是个纸片人，或者说不过是个脑洞。

那他是假的么？

但是他有情绪，有体温，有爱也有恨，还有忘不掉的旧人，他说他喜欢我，眼神那样的真诚又炙热。

我也喜欢他。

但是这种喜欢有多少呢？能达到为了他抛弃一切的程度么？

很显然没有。

我在现代过了20几年，在这里只过了短短数月，我不习惯这里，我不属于这里，我家里还有人等着我。

我得回去。

只要我回去，这一切就只是镜花水月。

我得亲手斩断这一切。

我需要快到斩乱麻，只要我够决绝，也许我们的痛苦就会少一点。

我颤抖着点了点头。

他眼中似乎有什么碎裂了一般：“我会哭会笑，能跑能跳，为什么都说我是假的？”

他颓坐在床上。

半晌，他起身，执拗地拽过我，力气大地惊人。

我惊慌失措地跟着他，以为是自己激怒了他，又要被他用奇怪的刑罚处置，我不住向后退，但是拗不过他。

结果他只是将我拽到桌前。

桌上摆着一盒桂花糕。

他拼命将桂花糕塞进嘴里。

一个，两个，三个.....

他边塞边说。

“然然，我能一口塞五个桂花糕。”

“这是我的绝技，别人都不会的。”

塞了三个，塞不进去了。

他还在拼命的塞，我握住他的手，他望着我，水气挂在睫毛上，好像冬天的雾凇。

“然然，我不是假的。”

我拼命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他颤着身体，像一个受伤的困兽。

我上前抱了抱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心易臣，他心善，你别跟他争，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他把手搭在我背上：“非要走么？”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

“你在，我就什么都不争。”

我心中大动，闭上双眼，将眼泪憋回去：“我不在，你也要把日子过好。”

他突然笑了起来：“还是要走。”

“嗯。”

他双手紧紧箍住我，让我透不过气：“然然，你说我是不是就不配拥有美好？”

“我命贱，我就活该下地狱。”他摇了摇头，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

他将我拉开一段距离，望着我一字一句道：“但是然然你知道吗？我已经见过了仙境，再也不要回到地狱了。”

我心疼的厉害，眼泪簌簌向下掉。

他突然面色一凛：“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正要说话，却觉得后颈一酸。

接着眼前一黑，竟失去了意识。

62

醒来时，我躺在自己的床上。

沈之年正坐在我的床边，他看着我，目光温柔又缱绻。

“醒了？”

他拉起我的手，轻吻我的指尖。

我把手抽了出来，总觉得不太对劲。

屋子里面太昏暗，甚至看不清楚外面到底是什么光景。

我缓缓走到窗前，发现窗子都被人用木头钉死了，再也打不开。

我走到门前，打开门，门外黑压压站着两排士兵，向我行注目礼。

我心里明白了，将门缓缓关上。

“我出不去了，对么？”

我的身子突然被拥住，肩上一沉，他的头贴了上来。

“我陪着你。”

我缓缓闭上了双眼。

内心浓重的叹了口气。

唉，怪我。

他刚乖了几天，我就忘了这家伙的属性了。

淦。

“啊。”

沈之年夹着一块肉喂我，要我张开嘴巴

他的筷子抵到了我的嘴唇，我不情愿将嘴巴张开。

肉刚入了口，又被我吐了出来。

沈之年又喂。

我还是吐。

他不厌其烦，我也不厌其烦。

最后，他终于将筷子放下，望着我，一脸无奈。

“然然，你在闹脾气。”

我是在闹脾气。

谁放在这种环境下受的了？

呼吸不了新鲜空气，晒不到阳光，连多余的人都见不到。

就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跟他干瞪眼。

我不说话，默默跟他较劲。

他却伸出手擦了擦我嘴边的油渍，眼神温柔且认真。

他无奈地对我笑了笑。

“然然，我哪里惹你生气，你告诉我。”

这还用说？你心里没数么？

我拽过被子，蒙着头，转过身背对他。

他又贴过来，拍了拍我的背。

“可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我叫厨房去做。”

“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他轻轻叹了口气，掐了掐我的脸：“然然，这个不行哦。”

“有什么想做的？”

我坐起身，对着他一字一顿：“我、要、出、去。”

他眼角带上了笑意，摸了摸我的头发：“你自己出去不行。”

我翻了翻白眼，又转过身躺下：“那还讲什么，王爷根本不诚心。”

他趴在我耳边：“我抱你的出去的话，可以。”

我略一思索，出门？

大庭广众的，还是沈之年抱着？

画面过分诡异。

我闭上眼，咬了咬牙：“……也行。”

他在我耳边轻笑了一声，突然咬住了我的耳垂：“那你该怎么报答我？”

我丢！

什么时候了？他脑子里想的什么啊！

我在生气哎！

报答你妈个头！

64

沈之年的手隔着我薄薄的衣衫，一点一点的抚摸我的背脊。

他摸一下，我往里缩一下。

直到他的手揽着我的腰将我掰回来：“不准你反抗。”

我猛的转身，吓得他下巴向后缩了缩。

“那我要出去。”

我指着他的鼻尖：“不准你不答应！”

他在我的下巴上吻了一下：“然然，别闹脾气了。”

我为什么闹脾气，他怎么就不明白？

“你让我出去！我就不闹了！”

他箍在我腰上的手一紧：“不行，然然。”

“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们谁也不离开谁。”

我将他的手从我腰上掰下来。

沈之年的语气稍加责怪：“然然。”

我瞪他。

他却笑了，他摸着我的发丝：“然然，你气我哪里，我改还不成么？”

我转过身去。

“你改不掉的。”

我故意激怒他。

“王爷自小被当作玩物养大，自然看谁都像个玩物。”

我掰过他的脸：“王爷看好了，我是个人。”

“人不是物件儿，放在屋子里是要憋坏的。”

我望着他，关注着他的反应，希望他能有所触动。

但他只是睫毛颤抖了一下，随即揽过我的肩膀：“那我们就一起变坏。”

没救了。

彻底没救了。

“王爷，你永远都学不会良善待人，你比不上七王爷。”

话说出口，我有些后悔。

虽然想激怒他，但是这些话有些重。

果然，他身子一颤。

我知道，他最听不得自己比不上七王爷。

更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其实是个玩物。

他突然抽身，看向我，眼眶赤红。

他动怒了。

他真的动怒了。

他摔门而出，因为我触到了他的逆鳞，那里从来没人敢碰。

我觉着他不会再原谅我了。

我故意的。

我要他恨我，讨厌我，这样兴许就能放弃我。

恨永远比爱要容易放下。

希望这样。

我望着他的背影出神。

65

谁知，没过半日。

他又来了。

还带来许多受伤的小燕。

它们躺在一块锦布上，在地上啁啾不停，身上残败。

沈之年将它们一只一只摊开，望着我，眼神中尽是讨好。

“然然，这是我去后山捡的，我打算将它们治好，再放走。”

他抬眼望我，眼睛如秋水般澄澈：“这算不算你说的良善。”

我心中一软，竟半晌不知该如何回复。

他贴在我的面颊，用鼻子蹭了蹭。

“这样比得过老七了么？”

我想抱抱他，但是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前功尽弃。

我要让他恨得更彻底一点。

我咬了咬牙，狠狠心道：“比不过。”

他身子一僵。

“王爷这辈子都比不过。”

他颓然：“这样也不行么？”

他垂着头，一脸低落，眼眶红红，吸了吸鼻子。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吧，结果他心尖儿上的人却故意这样伤害他，我已经用了十二分的力气将自己毒妇的形象坐实，我也以为他已经伤心到底了，他快要放弃了。

但他却突然抬起了头，向我挤出个微笑：“那你教我，然然。”

他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然然喜欢什么样儿的？”

“你教教我呀。”

66

我坐在镜子前，沈之年站在我身后，给我梳头发。

一梳梳到尾，一下又一下。

他帮我把头发一点点绾起，我却用手将刚弄好的头发又搅散了。

“既然出不去，弄这些虚的干嘛，又没人看。”

他又耐心的帮我把头发拢起：“我看呀。”

我照着镜子，和镜子里的他对视：“我就喜欢散着。”

他颇为宠溺地笑：“好好好，我们然然怎么梳都好看。”

他将我地头发捋到耳后，偏头想在我脸上扣下一吻。

被我躲开了。

“不能出去，喝酒总可以了吧。”

他眼睛一亮，声音兴奋地有些颤抖：“看来然然心情不错，想喝酒了。”

他马上唤来下人，在地上摆了一排的酒坛。

“然然想饮哪一坛？”

我席地而坐，拽着他的衣摆，将他扯过来，在他脸上狠狠嘬了一口。

“想饮你这一坛。”

下人们见我太过奔放，恐怕是害怕我们上演个活春宫，都连忙退下了。

我将沈之年拽过来，跨做在他身上，对着他那张帅脸一顿猛亲。

沈之年炽热的手在我身上游走。

半晌，他哑然道：“然然，我们去床上。”

他想托起我，但我猛灌了一口酒，渡进了他口里。

鼻息之间，满是酒香萦绕。

渡了一口酒，我刚推离他，腰上一紧，他又欺身上来：“还不够。”

我们唇齿纠缠了一会儿，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如此，他的唇想在我身上寻找更多的领地，一点一点扩宽它的疆土。

我的衣服被扯了下来，沈之年的手握在肚兜的系带上。

我整个上身只剩下一个藕色肚兜，在摇摇欲坠。

我连忙握住在我肚兜上面作乱的手：“王爷，饮酒。”

他的头停留在我的颈肩：“这个时候了，还想着饮酒。”

他惩罚似的在我身上捏了一下，我呻吟了一声。

他手上加重，轻笑道：“我喜欢听。”

我把头埋在他身上，嗔怪道：“外面。”

沈之年皱了皱眉头。

随即下了命令，果然屋外黑压压的士兵就都散了。

估计他们也忍了许久，终于算是如释重负了。

沈之年扣住我的后脑勺，嘴巴向我凑近，想要继续。

我却拿了酒杯拦住了他的唇。

67

他看了看我，冲我无奈的笑了笑。

“好，我陪你。”

喝到最后我们都已经飘飘然了。

沈之年却突然对我说：“然然，你知道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么？”

我醉意醺然：“脾气不好？”

他摇了摇头。

“个性太吓人？”

他缓缓摇了摇头：“都不是。”

“是我没办法拒绝你。”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安。

他叹了一口气，眼睛湿漉漉的看着我：“明明想尽办法留住你，但知道你想走，最后还是得依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就知道，我这么蹩脚的色诱，沈之年怎么会看不出来。

他早就知道的。

他知道我只是想借机支开门外的守卫，再将他灌醉，之后溜之大吉。

他明明知道，却在配合我。

因为他想放我走。

“床底下有一袋银子和换洗衣物，你穿我的衣服出去，没人会难为你。”

我正要解释，沈之年却将手指抵在我唇上。

他定定地看着我：“然然，我马上就要睡了，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知道了。”

接着他缓缓闭上了双眼。

我唤他：“王爷。”

他将身子转了过去。

他真的放我走。

68

我带好包裹，换上衣物，心中一半激动，一半又充满伤感。

回去了，沈之年对我来说就只是书上的一个名字了。

我们自此之后恐怕半点瓜葛都没有了。

他自小就沦为别人的工具，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他留住我，或许也只是想留住这世间独一份儿的喜欢而已。

如果我走了的话，世上恐怕就再没人喜欢之年了吧。

他在这个世界可还能如意？

贤妃会不会还为难他？

他是不是还会夜里失眠？

是不是还会在夜里跑到外面看月亮？

我心中悲恸，但还是咬了咬牙，最后跟他说了一句：“小心贤妃和七王爷。”

他没吭声。

在我迈出门槛的时候，后面一句话轻飘飘传进我的耳朵。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

“然然。”

69

我穿上沈之年给我准备的衣服。

王府内寂静无声，果然没有人拦我。

不知是不是沈之年提前吩咐过的，我很轻易就出了王府。

在走出王府的那一瞬间，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如释重负。

但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

天大地大，何以为家。

原来在这个世界，我把沈之年当成了最亲的人。

他为了保全我不顾性命，我为了回去却一次一次的伤害他。

我的眼睛不自觉地湿润了，对于沈之年来说，我是一个负心人。

但我也没得选，我放不下家里人，我不属于这里。

我抹了抹眼泪，眼前是一条宽广大道。

无论如何，还是得朝前看。

还是得回家。

我找了一家药铺，买了几包安神药，既然我偶尔能通过梦回家，只要我一睡不醒，便可以彻底与这个世界告别了吧。

我拎着手中的安神药，寻了一家客栈，钻了进去。

我挑了间雅致的客房，窗子外面能看见杏花树，花瓣簌簌飘落，微风拂面的时候，让人觉着整颗心都能沉下来。

就在这里结束丫鬟然然的生命吧。

这个在书里出现不过一行字的人，愣是被我一个咸鱼搞得活到现在。

我看着眼前的安神药，以后应该就没有丫鬟然然了。

只剩下现代那个没心没肺的大学生然然。

我开始煎药了，火苗舔舐药壶，水溢出来，发出嘶嘶的声响。

这只是我人生中的一场幻梦。

哪怕我再不愿意醒。

外面的杏花飘落，在风中飘然坠落，最后砸进我心底。

我抹了抹眼泪，这朵杏花好像在我心底种下种子了。

70

药煎好了。

我望着眼前一碗又一碗黑乎乎的药汤，暗暗叹气，简直是致死量。

喝吧！

我捏着鼻子，刚喝了几口。

苦味正在我口中蔓延，门却被突然被踹开了。

“砰”得一声，吓了我一跳。

我慌忙回头去瞅，发现门外站了一群黑衣人，黑压压一片挤在我眼前。

这谁啊！

不会是沈之年反悔了又要把我抓回去吧！

别啊！我药还没喝完呢！反悔不会这么快吧！

我正诧异着，黑衣人训练有素地分成两排，从中间走出了一个小美艳绝伦的女人。

我的嘴角抽了抽。

淦。

又是她。

果不其然，我的眼睛又被蒙上，贤妃将我带走了。

经过好长时间得车马劳顿，我被他们拽了下来，头上的黑布被扯了下来。

很熟悉的感觉。

我不顾眼睛的疼痛，第一时间环视四周有没有花。

四周是很普通的四方小院，树植郁郁葱葱，还有一处假山。

还好，没有花。

但我不能因此侥幸，因为我知道只要这个女人找到我，肯定心里没憋什么好鸟。

也是我倒霉！

一个黑衣人走来，将我双手交叉，绑在了一个红柱子上。

面前贤妃对着我，笑意盈盈。

“老五还真舍得放你走。”

“你和她那么像。”

我心里浓重的叹了口气。

您就别铺垫了。

这个她就先不提了，求求你有话就说吧。

“你想干嘛？”

她双眸微微眯起：“做些好玩儿的事儿。”

我心里一声咯噔。

坏了，她觉得好玩，对我来说，一定是非常不好玩的事。

“啪”

远处有人打碎了酒坛。

我循声望去，看见几个黑衣人抬着酒坛将酒倒在院子里。

一坛又一坛。

院子里的墙壁，包括红柱都被撒上了酒水，湿淋淋的一片。

最后一个黑衣人过来对贤妃说：“都弄好了。”

贤妃的秀眉舒展开，她看向我。

“小丫头，我要走了。”

我不知所措。

你们就是绑我来看你们搞破坏？看完了你们就要走了？

我正要问她，她却眉毛一挑：“你知道放火烧行宫是什么罪名么？”

放火？

放什么火？

还有。

这里是行宫？

我心中焦急，疯狂的扭动身躯，但是无济于事。

贤妃笑了：“你说，知道你在这儿，沈之年会不会来？”

我怔住。

我知道了。

我全明白了。

她是将我绑来，诱骗沈之年来救我，然后再将放火烧行宫的事情全都推到沈之年身上。

这个女人！沈之年为她做了这么多事。

现在她却要卸磨杀驴。

贤妃与我擦肩而过。她身上仍然带着浓郁的花香，引得我鼻子发痒。

我扭头大喊：“之年不会和你们争的！你们放过他吧！”

贤妃摇了摇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拼命扭头对她喊：“你放过之年吧！他对你没有威胁的！”

我快要哭出来了。

沈之年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啊！

不是你要求将他过继到你名下的么？

他这么多年过的这么不开心，但却没有对你说过一个不字啊！

我心中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幻想贤妃对沈之年哪怕有一点点的母子情谊，终于掏出了底牌。

“你不是他的母妃么？”

“沈之年不是一直叫你母妃么？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我声音嘶哑。

他们的身影越走越远，最后只有一个火把丢了进来。

大火成蔓延之势，熊熊燃烧。

“变节的刀，难保不会刺向自己。”

这是贤妃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绝望了。

没有母子情谊。

沈之年在她眼里，只是一把刀，一个工具。

用完了，可以丢弃了。

71

空气中满是烟尘，还有灼热的气息，火势蔓延，空气滚烫。

我双手被绑，只能拼了命用牙去咬绳上的结。

太紧了。

我硬着头皮咬，牙龈处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绳子上出现了血迹。

周围的热气包绕着我，我却不能着急，只能耐心一点一点的将绳子咬开。

绳子落地的时候，我口中腥甜，血液已经流到我的衣服上，手上也都是红色的印子。

但我也顾不上这些了。

不能让沈之年来。

这是现在我心中唯一的想法。

不能让沈之年来。

我要逃出去。

我得告诉他。

谁知我用的时间太长，绳子虽然解开了，我可以自由行动了，但是周围已经是一片火海了。

我急得原地转圈，四面竟没有一条通路。

火势逐渐向我蔓延。

怎么办？得找到通路，得出去。

硬闯？

想着想着，我却发觉自己有些困倦了。

似乎是安神药起了作用。

怎么办？

我用力咬着手臂，让自己保持清醒。

但是困意袭来，我浑身发软，挡都挡不住。

炙热的火苗将我包绕，我踉踉跄跄，无处躲藏。

难道我要葬身火海了？

不行！

我要出去！

我要去找沈之年！

但是意识不受我的控制。

意识渐渐模糊了。

我要.....

去找.....

72

“沈之年！”

我大喊出声。

却发现面前是亭台楼阁，翘角飞檐。

阳光大号，鼻尖有花香萦绕。

火呢？

我得救了？

谁知还没反应过来，嘴就被一只大手给捂住了。

这一下差点儿没给我捂断了气。

“怎可直呼王爷名讳！”

眼前是一个15，6岁的姑娘，她急得面红耳赤。

“你救了我？”

她疑惑的望着我，似乎在看一个怪人。

我四下看了看，确定这里我不熟悉，便问她：“五王爷呢？”

她更疑惑了，看了看我：“五王爷在斗兽场。”

斗兽场？

他怎么会在斗兽场？

“你是在五王爷身边做事的么？”她问我。

我重重点了点头。

“你能带我去找他么？”

她眼中仍带有一丝怀疑，但还是对我说：“走吧，大家都在那里呢。”

大家？

大家是谁？

她走在前面，我充满疑惑，只能一边瞄着旁边，一边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

73

一路上尽是鸟语花香。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长廊，来到了一处场地。

场地被围栏围着，四处站满了人，我和救我的丫头只能站在最外面，遥遥地向里面望。

斗兽场里面站着一位略显单薄的少年。

少年的对面是一头一身灰色，毛色发亮的狼。

他们二人面对着面，死死盯着对方。

双方都在伺机而动，一旦有一方打破现在的宁静，就免不了一场厮杀。

场外，场内都萦绕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目光都被场内的紧张局面所吸引。

身边的丫鬟拍了拍我，指着斗兽场内的少年对我讲：“你看，五王爷就在那儿。”

我惊了。

不对啊！

沈之年那一身精壮的腱子肉我是知道的，这个看上去怎么这么单薄又瘦弱呢？

脑海里突然想起沈之年从前与我说的，他年少时逞强，曾与边疆小国进贡的猛兽缠斗，后来还在床上养伤养了许久。

我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

眼前少年的脸庞与沈之年那张俊俏的脸渐渐重合。

我想起来，我刚刚在火场中昏睡了过去。

我.....

怕是又穿越了.....

还穿到沈之年年少的时候来了.....

74

场内不像是决斗，倒像是一次虐杀。

狼咬住了沈之年的脚踝，拖着他在场地内奔跑。

场内飞尘四起，沈之年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灰狼的目的不是分出胜负，甚至不是将对手杀死。

它可能纯粹是觉着好玩而已。

黄土上出现了一圈一圈的血迹。

我焦急地环视四周，发现场外居然还有人在谈笑风生。

我急的团团转，场外中央处坐着一位明黄色的身影，他眉头皱着，面容阴沉。

大概率是皇上，沈之年那个渣男老爹。

虽然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沈之年胜利，但我仍担心不已。

怎么办？

要不要向皇上求救？

谁知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沈之年却拽住了灰狼的腿，完全不顾及自己尚在灰狼口中的脚踝，身子一扭，将手指硬生生插进了灰狼的眼中。

一声野兽的嘶吼，沈之年从狼口中逃脱。

他在地匍匐着，趁着灰狼仍在仰天长啸的时候，拿出短刀在灰狼的肚子上来了一下。

灰狼拖着他跑，他就任着灰狼拖拽，手上丝毫没泄力气，短刀抽出来，再插，抽出来，再插。

直到那张白皙的脸，被灰狼腹中的污血覆盖。

双方都已倒地，奄奄一息。

皇上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场外沸腾了，大家都在高呼五王爷胜了狼王。

一时间竟没人关注沈之年的死活。

只有我看见那个瘦弱的少年躺在地上，连呼吸都十分费力。

“快救人啊！”

我一声尖叫，场外的人方才如梦初醒。

我冒充了沈之年的贴身婢女。

太医为沈之年进行了包扎。

我和几个小太监一起将沈之年抬了回去。

其余众人都沉浸在刚才那场血腥杀戮之中。

大家在意的是中原的在与边陲小国的对战之中胜了，保住了自己的脸面。

却没人在意沈之年付出了什么。

当我们终于将沈之年扛回来，推开他住处的门时，我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沈之年年少的时候住的竟是这样的地方。

屋里昏暗的很，只有一扇狭小的窗子，门窗松动，杂物和衣服乱堆，柱子上竟还有蜘蛛网。

看来是个从不收拾打理，而且冬冷夏暖的地方。

小太监将沈之年安置在床上就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沈之年，我握住了他冰冷的手。

我知道，在他成为那个人见人怕的五王爷之前。

他只有我了。

76

这几日稀稀拉拉有人来看望。

许是大家终于缓过神来，这次的胜利全是因为这位不受宠的皇子。

又或者是，这位皇子立了功，他们应该提前拉拢。

太医每日都来，但沈之年一直昏睡不醒。

我就像从前那样，为沈之年擦拭身体，给他喂药。

晚上我们两个就这那扇小窗户，一起看月亮。

沈之年喜欢月亮，这个我一直记得的。

我会跟他说很多很多话，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听见，他的情况一天一天见好，虽然他总是不醒。

终于有一天他醒了。

他半睁着眼睛，尚且虚弱，声音颤巍巍的：“你是谁？”

还带着些清亮的少年音。

奶奶的。

我谎称是皇上派来照顾他的，让他放宽心。

但是这个理由好像找的不太好，因为一听见皇上二字，沈之年皱了皱眉头，竟然将头转过去了。

再没说话。

我看他面色阴沉的很，好像是对他那个渣男老爹排斥的很，就连带着将我一起排斥了。

我着急于打破我们之间尴尬的气氛，但是我搜肠刮肚的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他想听什么。

我说了一堆王爷威武，在斗兽场上表现如何如何抢眼之类的马屁，他也没吭声。

原来这娃的性子天生如此，从小就这样。

我看了看窗外洒进来的月光，突然想起来他曾跟我讲过，他躺在床上养伤的时候，只想听一句话来着。

那句话他一直想听，但是从来没人跟他说过。

“疼么？”我问。

月光落在他的睫毛上，他的睫毛颤了颤。

随即他将头一别。

“与你无关。”

嘿！

这娃！

感情之前是骗我的是吧！

我看你怎么满不乐意的样子啊！

77

过了将近半月。

沈之年已经能够下床走路了，虽然有些勉强。

我每次扶他，都会被推开，然后他再自己慢慢的，颤颤巍巍的，自己摸索自己走。

经常会摔倒，但摔倒了就自己扶着墙站起来。

他就这样，我扶他，他扒拉开，然后自己又摔倒，摔倒了就再爬起来。

慢慢的他虽然可以自己行走了，但是身上又多了些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每次见了我都禁不住直吧唧嘴，这简直是自虐啊，自己虐自己啊。

慢慢的他身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我正开心着，他却对我说：“我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父皇那儿去了。”

我惊的差点儿把瓜子皮儿咽了下去。

白眼狼。

没心肝。

我衣不解带照顾你这么多天，你好了，然后赶我走了？

好吧，虽然我也没干啥，还把别人送沈之年的东西吃个差不多，但好歹陪你消遣时光了啊！

我将口中的瓜子皮吐出老远。

“我若是走了，王爷能过的舒心么？”

“能。”

“王爷不会想念奴婢么？”

“不会。”

“王爷.....”

“快走吧。”沈之年拽着我要将我带出去。

我却扑通一声跪下了，抱着沈之年的大腿。

“王爷不可赶奴婢走啊！奴婢离不开王爷啊！”

我瞄了他一眼，他额上的青筋凸了凸。

“皇上已经将奴婢赐给王爷了，奴婢生是王爷的人，死是王爷的魂啊！”

声声泣血。

我偷偷瞄着他，看见沈之年的脸竟从脖子红到了耳朵根儿。

像被刚煮熟的虾。

嘿！原来沈之年还有这副面孔哪！

78

贤妃开始向沈之年示好。

每天搬进这里的東西不计其数，沈之年的住所被打扫的干干净净，甚至散发出馨香。

一切准备就绪后，贤妃亲自到场了。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的颜值我还是磕得来得。

她穿着一身梨黄色的敞口袍子，袖口的针织繁复，现在应当尚处于好年华，一颦一笑娇艳动人。

她拉了沈之年的手，眼角眉梢带着亲切。

“吃的可还好？”

“夜里睡得好么？”

沈之年一字一句应付着，看不出表情。

贤妃盯着他突然绽放了笑容：“我已经向皇上请求，将你过继给我了。”

沈之年瞪大了眼睛，无措得看了我一眼。

我心知肚明，这件事无法避免，贤妃的确造成了沈之年的不幸，但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贤妃，也就没有以后的之年。

永远住在这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落魄皇子，自己跟自己闹别扭。

还是成为以后那个人见人怕，赫赫威名的五王爷好？

选择还是在他自己，我不能干涉。

贤妃一下一下的拍着沈之年的手：“以后该叫我什么？”

沈之年面色一红，有些羞赧：“母妃。”

贤妃笑得一脸幸福。

沈之年低头不语。

画面出奇地有些和谐。

我知道沈之年此时心中对贤妃或许抱有些许的希望，从小他爹就不疼他，娘亲走的早，在这冷宫里，恐怕贤妃是为数不多愿意关心他的人。

我甚至觉着他那声“母妃”是真心想叫的。

贤妃微笑着点点头：“过几日你便可搬出这里。”

沈之年脸上带着些憧憬。

我真不敢想，以后这份憧憬被贤妃打碎的时候，他该有多难过。

果然，贤妃不会让任何人失望。

她盯着沈之年，目光炯炯：“下月狩猎我会带你去，到时候你打到的野兽，都要归易臣。”

沈之年面色一僵，有些不可置信。

他打的野兽都要归沈易臣，沈易臣就能讨皇上的欢心。

很快，沈之年神情了然，无奈的扯扯嘴角。

贤妃摸了摸沈之年的脸，笑着说：“明白了么？”

沈之年没吭声。

贤妃声音一沉，眸光一凛，紧握着沈之年的手以示威胁：“你明白了么？”

“明白了。”

沈之年没再看她。

贤妃走后，沈之年有些失神，我也是。

我以为沈之年与贤妃之间从未有过母子之情，我以为沈之年对贤妃言听计从一直都是无奈之举。

但我没想过原来他对贤妃，对这个后母是有过期待的。

他或许曾想从这里得到哪怕为数不多的母爱。

但是现实永远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

一点也没有。

这种期望被现实击碎的感觉，恐怕更加痛彻心扉。

79

沈之年眼神空洞。

我将他的头掰过来，指着外面的月亮。

“王爷你看，月亮多美啊。”

他的眼眶有些发红：“是啊，很亮。”

“王爷的娘亲应该就在月亮上看着你吧。”我盯着他。

他一怔。

我知道，他最希望，但也最怕别人提到他娘，这是他心里仅存的柔软。

“王爷的娘亲一定不希望看见王爷这样。”

他自嘲一笑：“也许是吧。”

“一、定、是！”

我盯着他，一字一顿。

“有人在意我的不开心么？”他低着头。

“有啊，我。”我指着自已。

他眼睛瞪了一下。

我拍拍他的肩膀：“王爷要是思念别人的时候，就看看月亮。”

“为什么？”

“因为就算隔着万水千山，我们看的也是同一个月亮啊！”我笑意盈盈的望着他。

“月亮会一直在的。”

他愣了半晌。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背后一个很小的声音：“那如果不是思念呢？”

我转头看他：“不是思念是什么？”

他定定的看着我：“如果是相思呢？”

我摸了摸下巴：“相思的话.....”

他问住我了，我只是想安慰他一下，才想出这么个方法来。

他还学会举一反三了！

你泡妞的时候想干嘛我怎么会知道？

还相思，说的文邹邹的。

我挥了挥手，打马虎眼：“看月亮总没错啦！”

“好。”

80

又是一夜月明。

屋外有些寒冷，我正蹲在台阶上洗衣服。

不知道什么时候，沈之年已经站在了我身后。

站就站吧，他还半天不出声。

他不出声，我就一直吭哧吭哧洗衣服。

过了一会儿他见我没声音，又吞吞吐吐的问我。

“你叫什么名儿？”

我转过头看他，奇了怪了，他现在别扭的像个大姑娘。

“奥黛丽赫本。”

他的声音有些焦急：“你的名字这么多么？”

我想了想，好像是这样。

这小一个月来，他不止一次的问我名字，我好像把中外女明星的名字说了个遍。

我略一思索，低下头继续搓洗：“玛丽莲梦露。”

我觉着后面越发的寒气逼人，我甚至打了个喷嚏。

我转头讪笑：“然然，以后叫我然然就好了。”

沈之年皱着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你之前说的都是你的名字么？”

我重重点了点头：“对啊！”

“你怎么那么多名字？还都那么长？”

我将手中的湿衣服一甩：“自己瞎取的。”

“还挺有意思的。”他居然也蹲了下来。

我怔怔的看着他，他居然还来了兴致。

“给我也取一个。”

我思索了半天。

“苏菲夜用超弹力贴身.....”

他摇了摇头：“不好听。”

“那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昊然”

他又摇了摇头：“也不好听。”

要求还真多，他知道那都是我们时代的大帅哥么？还这样嫌弃！我将手里的衣服摔在盆里。

“这也不好听，那也不好听，王爷想听个啥？”

“听个曲儿吧。”

我眼睛一转：“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

他坐在台阶上，难得心情不错，满脸堆笑：“不反悔。”

我站起身来，整理了下衣服。

“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对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

“.....”

81

过几日沈之年就不必住在冷宫里了。

贤妃为他找了新的住处。

我却有些不舍这个漆黑的，只有一扇小窗子的屋子。

因为这一个月以来，在这里的只有我和沈之年。

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想，我介入沈之年年少时光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走呢？

我要一直在这里陪他么？

牺牲现代的一切，让家人每天因为我的走失而以泪洗面么？然后在这个吃人的时代步步小心的走完一生？

其实我最初只是想让沈之年不要去行宫救我而已。

只要我将这件事告诉他，让他以后不要去行宫救我，免得被贤妃害了性命，我就算完成使命了。

但是我贪恋与他在一起的时光。

之前那次出走，我内心愧疚的很，所以又得了一段与他相处的时光，我内心很庆幸，但是理智告诉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不能再继续了。

继续下去，只能优柔寡断，只能徒增伤感。

有些时光就是这样，注定短暂，但是足够难忘。

我正想着，突然怀里掉进来一物件儿。

我拿起来看，是一个木制的簪子，上面的雕着展翅的鸟儿。

虽然雕工很青涩，但是很精致，细细一闻还有些许的檀香。

应该是上好的檀木。

我抬头一望，沈之年正逆着光站在我面前。

他微笑：“喜欢么？”

我拿起簪子左右瞧了瞧：“送我的这是？”

他轻咳了一声，坐在我旁边：“别人带都丑，想着你带也许...也许也就...能勉强凑合...就...”

我看上面的稚嫩的雕工，估摸着还是他亲手雕的，我禁不住讶异：“王爷吞吞吐吐什么？想送我礼物就直说呗。”

他脸色突然爆红。

我用胳膊肘怼他，故意逗他：“其实王爷是不是觉得我特好看，但就是不好意思说。”

我笑的大声：“是吧是吧。”

我看着他脸色越来越红，心里越来越欢喜，这喜欢看小帅哥脸红是什么毛病？有的治么？

谁知他仰了仰头，说：“是。”

我愣住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看。”

我正诧异，他又突然将头转过去了。

接着他腾的站起来。

自转了一圈，匆忙逃走。

我望着他的背影，还在若有所思。

他又突然拌了自己一下，接着走的更快了。

我不禁莞尔，看着手中的簪子。

又突然觉着不对劲。

他说我比他见过的所有人都好看。

不对啊！

他自小长在冷宫里，总共也没见过几个人啊！

我有啥好高兴的呢！

哼！

82

我打算明天就走。

我用沈之年的名义跟太医院要了许多安神药。

趁着沈之年去贤妃那儿我把它喝光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全嚼碎了咽下去也行。

这次应该没人能阻拦我了。

晚上，我将沈之年拉到屋外的台阶上。

夜凉如水，我突然想起我跟沈之年第一次一起看月亮的光景。

那好像是好久之前了。

我竟然觉着像是回了那时候。

“王爷，要是有一天我走了，你会想我么？”

他看着我，很诧异。

“你去哪？”

我摇了摇头，重复自己的话：“会想我么？”

他低头轻声道：“会。”

“想我的时候就看月亮吧。”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你要回父皇那里么？你跟我走，我会变厉害，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我眼睛突然有些酸涩。

故作开心道：“我只是说说，又没说真的要走。”

他方才放心：“你若是走了，我看月亮有什么意思？”

我摇摇头：“不对，王爷，你不开心的时候看月亮，说不定我就会代表月亮来消灭那些让你烦恼的东西。”

他笑了笑：“也许吧。”

我摸了摸头上的木制发簪，对沈之年说：“王爷，你送了我一样东西，我也送你一样东西。”

我将怀里的黑色碳素笔拿出来。

“这个东西，只有我有哦，所以你看见它就像是看见了我。”

他眉头皱了老紧，拿着那支笔上下瞧瞧。

我按下他的手：“别看了，好东西。”

我看着眼前的沈之年，突然电光火石之间，明白了什么。

我等着你，从日出到日落，从年少直到现在。

这是沈之年曾对我说的。

黑色碳素笔，和我相像的人，还有看月亮。

这一切，好像都是我。

没有那个她，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

原来沈之年一直喜欢，等了那么多年的人，一直都是我。

“王爷，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被大火包围了，你会去救我么？”

他笃定地点了点头：“会。”

我急了：“那是火哎！”

他认真道：“但火里是你啊！”

“不行！不能救！”

“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你记着不能救就对了。”

“为什么？”

“王爷，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只是虚妄，这里的一切都伤害不到我地。”

他诧异：“虚妄？”

“难道我们都是假的？”

我没有回答他。

“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走。”我向他眨眨眼睛。

他急了：“你敢！”

我笑了：“王爷，我不敢。”

“我跟您开玩笑呢。”我在他的怒目而视下，连连摆手求饶。

“我一直陪着您。”

他皱了眉头，显得有些担心：“真的？”

我点了点头：“真的。”

“不许说谎。”

“嗯。”

“说谎了，我会拿箭射你！”

“好。”

“把你丢进水缸里！”

“好。”

“.....”

83

沈之年搬出冷宫那天。

我走了。

我生生吃了三包的安神药。

药汤被我喝的一滴不剩。

我觉着天旋地转，又看见了厚厚的白雾，白雾后有道门，我推开门。

走了进去。

当我睁开眼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84

回来后。

我没日没夜的翻看自己追的那本书。

书里的结局是沈之年翻出了贤妃的旧案，带兵在行宫处将贤妃围剿，贤妃被打入冷宫，凄惨过完一世。

沈易臣因为母妃的过失，与皇位失之交臂。

和沈之年一样，一人得了一块封地，各自安好。

书中有一句话写道：

沈之年喜欢坐在一间屋子前，那间屋子的门他从不打开，他会在屋前自顾自说话，有时会一坐一整天。

他说只要屋子的门永远不打开，就可以假装，里面的人一直都在。

从未离开。

(正文完)

想要HE的集美们可以看个做作的番外。

番外

我叫苏然。

小名然然，今年大三。

我曾经穿书过。

我穿的是一本古早烂俗言情小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回来。

事情过了这么久我仍然心有余悸，幸亏穿的不是面前的病理学，否则我怕是要将心肝脾胃肾都烂个便。

回来后我得了严重的穿书后遗症。

见谁都像王爷妃子，见着校长老师更是恨不得三百九叩，以示尊敬。

这日我刚在图书馆看完书，正收拾东西要回宿舍。

路过旁边的桌子的时候，一时不注意，正好将别人的水杯碰倒了。

水撒了一地，一桌。

还撒了人家一身。

我余光扫见那是个男生，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搭配简单的阔腿牛仔裤。我低着头连连道歉，不敢看他的目光。

我三下五除二帮他把桌子擦干净，又再三表示了抱歉才又走开。

但是我老觉着有些不对劲，觉着后面好像有人一直在看着我。

还好像有什么在拽着我。

我回头一瞅。

身后勾着一串毛线。

我顺着毛线看，看见了一件黑色的毛衣。

还是那个男生。

我把水撒了他一身，还拆了他的毛衣！

那毛衣都快被我拆了一半儿了！男生的肚鸡眼儿都快遮不住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的望了望他。

他似笑非笑的看着我。

一时间我觉着毛骨悚然。

不为别的，只是因为——

面前的人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沈之年。

他带着金丝框的眼镜，眼睛腿上两条链条金光闪闪，一双桃花眼在镜片后若隐若现。

很有种道貌岸然的气质。

他冲我挑挑眉。

我冲他勾了勾嘴角。

淦。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